



2017年12月6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成员谨按照第2339(2017)号决议第28(c)段转递关于专家小组工作的最后报告。

所附报告于2017年11月13日提交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2017年12月4日得到委员会的审议。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及其附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
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
专家小组

协调员

罗曼·埃斯梅约(签名)

专家

路易斯·贝纳维德斯(签名)

专家

梅兰妮·德格鲁夫(签名)

专家

保罗-西蒙·汉迪(签名)

专家

伊利亚斯·乌西迪克(签名)



安全理事会第 2339 (2017) 号决议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摘要

专家小组 2017 年中期报告(S/2017/639)所述的安全局势恶化在过去几个月中继续存在。一些自封的自卫团体与“反砍刀”组织运动有着松散的关联，他们继续执行其“解放”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议程，特别是在公路上针对穆斯林。

本报告确定了一些直接或间接参与这次暴力攻击，特别是 2017 年 5 月 13 日攻击班加苏的个人。这包括很多班吉的挑唆者和“战争贩子”，他们煽动针对穆斯林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的言论并帮助动员青年，可被视为煽动仇恨和暴力行为。

该国东南部的战斗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人道主义和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一些自卫团体成员及其支持者推行了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族裔清洗战略。该报告记录了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案例，包括冲突各方多次袭击维和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不管是前塞雷卡成员还是自卫团体或“反砍刀”组织。

自卫团体是在前塞雷卡派别持续控制大片国家领土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继续掳掠平民人口。由于古拉族和隆加族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以及前塞雷卡领导人相互冲突的经济议程，已经被列名的个人 Abdoulaye Hissène 和 Nourredine Adam 没能统一之前的联盟。西北地区仍然是另一个热点，几个武装团体参与了暴力竞争，抢夺道路控制和季节性转移放牧有关的收入。

考虑到该区域当前危机中的动态情势(贩运武器和自然资源、季节性转移放牧等)，一项涉及所有邻国的倡议，如非洲联盟《和平与和解路线图》，可以提供恰当的渠道以解决冲突的根源。有关圣艾智德团体的调解努力没有很好地协调，使得这一倡议缺乏足够的准备，至今已经妨碍了开始在非洲联盟框架下进行具体讨论，削弱了该倡议对实地的影响力。

在恢复国家权力方面取得的进展很有限，不仅在前塞雷卡派别控制的地区，他们继续建立非法的并行行政当局和税收结构，而且在西部。由于一些国家官员以官方身份以外的身份参与合谋，许多“反砍刀”组织分子通过控制钻石矿的出入并越来越多地控制金矿开采点来创造收入。已宣布符合金伯利进程并且现在可以将获得的钻石出口的地区，尽管它们也在西部，似乎没有武装团体的存在。

东南部的战斗已特别说明了自卫团体和“反砍刀”组织和前塞雷卡派别通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进入中非共和国的武器和弹药贩运走廊的重要性。边界地区的几个入境点(Bangassou、Béma、Satema)便利了不同来源的军事装备的流动，包括刚果黑角港的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生产的猎枪弹。

武器禁运继续受到批评，特别是班吉的“战争贩子们”，他们把禁运说成是阻碍了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重装备和随后“解放”国家。其他行为体，无论是在政

府内部或国际伙伴之间，都呼吁放松禁运，使受过培训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可以接受装备和部署，支持中非稳定团。

关于定向制裁的执行，乍得当局已确认并向专家小组提供冻结 Abdoulaye Hissène 资产的信息，包括他曾经工作过的公司(Djiguira 和 Abi Tchad)。除了在这一积极的事态发展之外，取得的进展很有限。被列名个人弗朗索瓦·博齐泽一直违反旅行禁令，很有可能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而中非共和国国家当局在执行资产冻结措施时仍在违反其国际义务。

目录

	页次
一. 背景	6
二. 执行制裁：武器禁运、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7
A. 武器禁运与国家安全和防卫部队	7
B. 弗朗索瓦·博齐泽违反旅行禁令	11
C. 国家当局没有执行资产冻结措施	11
D. Abdoulaye Hissène 在乍得的资产和其他	12
三. 政治进程和区域参与	13
A. 竞争的调解举措	13
B. 非洲联盟的倡议和该区域参与	14
C. 全国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咨询和监测委员会	15
四. 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暴力：“战争贩子”和自卫团体	15
A. 目前暴力事件的政治背景	16
B. 第 6 区自卫团体的扩大	17
C. “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招募当地战斗人员，贩运武器和军用物资	21
D. 在中非共和国东南部，战斗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	23
五. 与前塞雷卡派别有关的势态：经济竞争、贩运利益以及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27
A. 在前塞雷卡派别之间争取影响力	27
B.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建立平行行政结构	31
C. 前塞雷卡派别贩运控制区内的自然资源	31
D. 前塞雷卡的武器和贩运	33
E. 前塞雷卡派别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36
六. 西北部的暴力：争抢道路控制和与牲畜相关的收入	38
A. 季节性转移放牧：一个让武装团体有利可图的行业	38
B. 巴哈尔将军的中非爱国运动分支	38
C. 3R 武装团体(回归、开垦、恢复)，季节性转移放牧的暴力性质	39
D. “反砍刀”团体和犯罪网络的组建	40

E. 季节性转移放牧：一个应在几个层面予以处理的问题.....	41
F. 西北部暴力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	41
七. 缺乏国家权力和武装团体参与非法贩运：该国西部的情况.....	42
A. 自然资源非法开采及其对西部安全局势的影响	42
B. 在班吉和该国西部贩运武器、弹药和毒品	47
八. 建议	49
附件*	

* 各附件仅以其提交时的语文分发，未经正式编辑。

一. 背景

1. 2017年1月27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2339(2017)号决议，其中授权专家小组的任务包括与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讨论后，至迟于2017年12月31日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最后报告。

2.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的要求，本报告评估了安全理事会所实施的制裁措施(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执行情况，并阐述了一些问题，旨在查明该决议第16和17段所界定的参与应予以制裁活动的个人和实体。该决议规定的制裁标准，除其他外，涉及行为包括：破坏中非共和国和平与稳定，违反武器禁运，通过贩运自然资源支持武装团体，并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使用儿童兵以及性暴力和基于性别的暴力。

合作

3. 其任务开始以来，专家小组一直在中非共和国几乎长期驻留，前往16个省份的13个(见附件1.1地图)。专家小组访问过的省份包括那些战斗最为激烈的省份(上科托省、姆博穆省和上姆博穆省)，和那些安全局势经常使得专家小组无法在城市以外的公路上行动的省份。

4. 除了在中非共和国的任务之外，专家小组正式访问了比利时、喀麦隆、乍得、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专家小组通过其2017年9月13日信函要求访问肯尼亚，但肯尼亚政府由于正在进行的总统选举进程无法为小组提供接待。

5. 其任务开始以来，专家小组发出了74封公函至会员国、国际组织和私营实体，并收到了对其请求的不同程度的回应(附件1.2)。

6. 专家小组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的支持和协作。

7.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第30段，专家小组继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察组、南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和苏丹问题专家小组交流信息。

方法

8. 专家小组努力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制裁的一般性问题非正式工作组在其2006年12月22日报告(见S/2006/997，附件)中提出的标准。专家小组虽然打算尽可能地保持透明，但在指明信息来源身份会使专家小组成员或他人面临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的情况下，则打算不公布身份信息。

9. 专家小组同样致力于最大限度做到公平，酌情并尽可能地努力向有关各方提供报告中可能提到的涉及他们的任何信息，供他们在规定的时限内审阅、发表意见和做出回应。

10. 专家小组维护其工作的独立性，抵制任何削弱其公允立场或使其被视为持有偏见的企图。专家小组依照在其协调员将本报告转交安全理事会主席之前达成的共识，核准本报告文本、结论和建议。

二. 执行制裁：武器禁运、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

11.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专家小组已获授权收集、验证和分析制裁措施(武器禁运、资产冻结和旅行禁令)执行情况的信息。

12. 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制裁名单包括对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可在制裁委员会网站查阅。¹ 到目前为止，有对 11 名个人和 2 个实体的分析。Abdoulaye Hissène 是最新一名个人，于 2017 年 5 月 17 日被列名。

A. 武器禁运与国家安全和防卫部队

13. 第 105 至 108、170 至 180 和 247 至 255 段涉及武装团体违反武器禁运的多起案件。本节说明了与国家当局及其国际伙伴执行武器禁运有关的局势发展，以及与安全部门改革相关的事态发展。

国家安全部队和防卫部队：事实和数字

警察和宪兵

14. 2017 年 8 月 31 日，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签署了一项法令，征聘 250 名警察和 250 名宪兵军官，他们目前正接受中非稳定团的培训。除了在上科托省和姆博穆省的安全局势阻碍了候选人征聘，所有其他区域都有代表受聘。² 然而，巴明吉-班戈兰省和瓦卡加省的地方当局对他们各自省份入选人数很少而表示不满，对最后甄选中的地域不平衡感到遗憾(附件 2.1)。³

15. 在班吉，国家当局在中非稳定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继续举办警察和宪兵培训班。⁴ 警察和宪兵正被逐步部署到几个省份，包括 2017 年 2 月建立的“无武装团体区”班巴里省(S/2017/639，第 53 段)；自那时以来已在中非稳定团支持下部署了 32 名宪兵。在 10 月中，9 名宪兵和 7 名警察也部署到了博克兰加(瓦姆-彭代省)，以支持“Damakongo”行动(见第 211 段)。⁵

16. 部署国家安全部队和防卫部队对于稳定和恢复国家权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已部署的人员继续面临后勤方面的挑战。也有不当行为的案件报道，包括 2017 年 1 月和 8 月分别在桑加一姆巴埃雷省和纳纳省设立检查站，征收所谓的

¹ <https://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2127/sanctions-list-materials>。

² 专家小组 2017 年 10 月 16 日收到的 500 名候选人的名单。

³ 与地方当局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7 日，恩代莱。

⁴ 与中非稳定团的会晤，2016 年 10 月 27 日。

⁵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9 日。

税款，⁶ 以及 2017 年 5 月在班巴里对一名中非稳定团本国工作人员实施人身攻击。⁷ 在部署前，除了相关的豁免之外，国家安全部队和防卫部队也应获得充分的装备和武器，然后专家小组注意到，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例如在奥博、班巴里和博阿利。⁸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

17. 欧洲联盟驻中非共和国培训团于 2017 年 5 月完成了第一个营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培训。第二和第三个营的培训将在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8 月分别完成。

18. 作为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试点项目(S/2017/639, 第 26 段)的一部分，并在欧洲联盟培训团的支持下，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将开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混合”连的培训，该“混合”连有现役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 280 名武装团体战斗人员组成。对第一批前战斗人员的培训计划于 10 月开始，但由于行政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被推迟。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一些高级军官对前塞雷卡战斗人员融入国家军队仍有争议。⁹

19. 2017 年 9 月 11 日，中非共和国总统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签署了《国防计划》，该计划概述了未来国家军队的结构。军队将以卫戍部队为基础，编成四个军区，而区域划分的计划尚待制定。¹⁰ 创建一个以卫戍部队为基础的军队，与 1960 年以来中非共和国一直通行的中央军队的概念不同，被认为是在全国各地重新建立国家权力的一个必要条件。¹¹ 2017 年 10 月 30 日国防部长签署了一份部署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特别是接受了欧洲联盟培训团培训的各营的指导文件。与此同时，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正在部署特定任务(附件 2.2)，例如在布阿尔和周边地区，那里的一支排级部队受命打击武装团体的活动(见第 206 段)。¹²

20. 国际和国家当局曾多次强调，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的部署应满足若干条：(a) 武器到位；(b) 持续的薪金支付；(c) 持续的后勤支持。这些条件尚未得到满足(S/2016/1032, 第 178 段)。¹³ 此外，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继续面对薄弱的指挥链和后勤不足(S/2016/694, 第 76 段)。

⁶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7 日。

⁷ 机密报告，2017 年 5 月 23 日。

⁸ 专家小组 2017 年 10 月 14 日访问了博阿利，2017 年 9 月 19 日访问了班巴里，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访问了奥博。

⁹ 与高级军官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8 日，班吉。与秘密消息人士的电话谈话，2017 年 10 月 28 日。

¹⁰ 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 20 日获得的文件。

¹¹ 《国防计划》，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1 至 2 页。

¹²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16 日。

¹³ 同上，另见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 8 日；S/2017/865，第 45。

21. 部署在奥博省的一些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擅自运动到 Zemio 和姆博基。至少有三名成员于 2017 年 6 月 25 日在姆博基丧生。¹⁴ 此外，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在 Zemio 被指控犯有不当行为和虐待当地居民。¹⁵ 对部署在奥博和贝拉蒂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也有类似的指控。¹⁶ 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一个非常规的穆斯林单位，不受军队的中央指挥和控制，只向军官 Mahmoud Abakar 报告，仍继续在班吉第 3 区行动(附件 2.3；另见 S/2016/157，第 181 段)。¹⁷

22. 此外，一些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还参与贩运活动。除了参与从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进口猎枪弹，两个互不相关的消息来源告诉专家小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在班吉向他们提出出售 AK 型突击步枪和 9x19 毫米口径土耳其制造的手枪。¹⁸

武器购置和越来越多的豁免请求

23. 政府官员曾多次抱怨有关武器禁运豁免的复杂和费时程序，他们认为这会阻碍恢复国家权力。因此，几个政府官员和高级军官(尽管只有几个)¹⁹ 有时表示沮丧，威胁要绕过适用的程序进口军事设备。²⁰ 然而，专家小组尚未获得任何证据表明致命装备已被政府非法运入该国领土。此外，最近成立的负责协调武器禁运有关问题的部际技术委员会显示了国家当局在国际伙伴支持下正在致力于遵守有关规则和程序，并更好地协调装备购置。²¹

24. 鉴于为接受过欧洲联盟培训团培训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提供装备的合法需要，几个国家和公司已表示有兴趣向中非共和国出售或捐赠武器和弹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越来越多的豁免请求和通知已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供其审议。虽然委员会核准了大多数请求，若干转让武器和弹药请求被搁置，或是因为委员会准则要求的基本数据(例如确切类型和装备的最终用户)²² 缺失，或是因为在委员会一级进行的讨论，以确定是否可以将武装团体收缴的装备重新投入使用。²³

25. 附件 2.4 提供最新资料，说明属于中非共和国的军事装备从喀麦隆回归的情况。

¹⁴ 与高级军官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8 日，班吉。

¹⁵ 机密消息来源，班吉，2017 年 10 月 16 日。

¹⁶ 机密报告，2017 年 5 月 4 日、5 日和 8 日和 10 月 3 日。

¹⁷ 与国防部参谋长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2 日，班吉。与高级军官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8 日，班吉。

¹⁸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8 月 3 日和 2017 年 10 月 1 日，班吉。

¹⁹ 与政府消息来源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17 日，班吉。

²⁰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会议，2017 年 9 月 26 日，班吉。

²¹ 关于建立“技术协调委员会”的会议，2017 年 8 月 28 日，班吉。

²² <https://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2127/committee-guidelines>。

²³ 委员会文件，2017 年 8 月 25 日、30 日和 9 月 29 日。

呼吁放松武器和装备禁运和部署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机遇和风险

26. 专家小组注意到，本国行为体关于取消武器禁运的呼声减少了，代之以赞成使制裁制度更加灵活的呼吁，以便利军事装备统一地流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及其及时部署和支持。²⁴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接受了欧洲联盟培训团的培训，后一呼声有所增强。

27. 鉴于这些呼声在过去通常来自本国行为体和一些区域组织，专家小组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行为体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在中非稳定团支持下，更多的国家防卫和安全部队的参与可以帮助国家部队和中非稳定团更好地履行各自的任务。若干国际合作伙伴还表示，担心训练有素的士兵如果失业，可能最终会加入武装团体的行列。²⁵

28. 专家小组也认为经过培训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可以在中非稳定团支持下促进国家稳定。与此同时，上述有关后勤和缺乏综合指挥链等等弱点，都证明了必须密切监测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重新武装和部署。

武器禁运工作组

29. 根据专家小组在其 2016 年最后报告中的建议(S/2016/1032, 第 239 段)以及秘书长 2017 年 7 月 10 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2017/597),²⁶ 中非稳定团设立了武器禁运工作组，该工作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虽然这是中非稳定团协调武器禁运执行情况的积极的第一步，但迄今已举行的会议的主要重点是协助中非共和国政府编写武器禁运豁免请求。

30. 专家小组鼓励工作组还作为交流有关武器贩运信息的渠道，以便利中非稳定团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01(2016)号决议第 34 段规定的稳定团任务，酌情采取行动没收武器。为此，专家小组赞同秘书长的观点，即稳定团执行武器禁运的努力与其支持为可持续减少武装团体存在及其所致威胁创造条件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的国家委员会

31. 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的国家委员会的任务、职能和组织，见 2017 年 2 月 14 日两份总统令的概述。尽管 2017 年 9 月 11 日由议会通过了一项路线图，该委员会尚未开始运作，委员会主席和执行秘书尚未由总统任命。²⁷

²⁴ 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总统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2017 年 9 月 22 日(附件 2.5)。

²⁵ 与欧洲联盟培训团领导层的会晤，2017 年 6 月 15 日，班吉。

²⁶ 根据第 2339(2017)号决议第 29 段，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拟定基准的备选方案，根据安全部门改革取得进展包括中非共和国国防和安全部队的情况，以评估武器禁运的措施，并请秘书长提供更多的资料，说明专家小组关于可能在中非稳定团设立武器禁运工作组的建议。

²⁷ 与中非稳定团排雷行动处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20 日，班吉。

B. 弗朗索瓦·博齐泽违反旅行禁令

32.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S/2017/639, 第 35 段)中根据第一手证词报告说, 2017 年 5 月 10 日, 列入名单的个人弗朗索瓦·博齐泽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ET336 号航班从亚的斯亚贝巴前往恩德培。2017 年 8 月 10 日,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告诉专家小组, 上述航班上没有持姓名为弗朗索瓦·博齐泽身份证件旅客。专家小组的结论是, 前总统很有可能是使用其他姓名的伪造旅行证件旅行。

33. 专家小组注意到, 弗朗索瓦·博齐泽继续前往该区域的国家。据报告, 他 2017 年 9 月去了南苏丹, 10 月去了贝宁。²⁸

34. 专家小组感到遗憾, 对于据报告提供弗朗索瓦·博齐泽 2016 年 11 月 18 日通过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旅行的相关信息的若干请求, 肯尼亚尚未答复(S/2017/639, 第 34 段)。

C. 国家当局没有执行资产冻结措施

35. 2017 年 8 月 14 日, 委员会主席再次致信中非共和国当局, 提醒其冻结名单所列个人和实体资产的义务。专家小组还就该问题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和 10 月 17 日向中非共和国当局又发出两封信。尽管如此, 政府仍未在这方面采取行动, 仍在违反其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名单所列个人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控制的私营保安公司

36. 如专家小组 2017 年中期报告(S/2017/639, 第 36 至 41 段)所述, 一些名单所列个人继续领取薪金, 包括国家当局的薪金, 其中一人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创建了名为 Koya 的私人保安公司。尽管当时的内政部部长让-塞尔日·博卡萨承诺采取适当行动(S/2017/639, 第 37 段), 但该公司一直继续开展活动。正如专家小组所看到的, Koya 在宾博(翁贝拉-姆波科省, 离班吉 15 公里)和皮萨(洛巴耶省)设有办事处。它为洛巴耶省 Palmex 和 Palme d'Or 公司的棕榈油生产地提供安保(附件 2.6)。耶卡托姆向专家小组证实了这一信息, 并说曾与其他公司联系以进一步发展 Koya 的活动。²⁹ 耶卡托姆还提到, Koya 正在失业率高的地区创造就业机会。

37. Palmex 和 Palme d'Or 的代表告诉专家小组, Koya 拥有作为私人保安公司的所有法律文件和授权。³⁰ 他们表示, 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的责任在于政府, 而不是公司。

²⁸ 与秘密和外交消息人士会晤, 班吉, 2017 年 10 月 1 日和 2 日。与一个秘密消息人士电话谈话, 2017 年 10 月 18 日。

²⁹ 与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7 日。

³⁰ 会见 Palmex 和 Palme d'Or 的代表, 班吉, 2017 年 9 月 3 日和 4 日。2017 年 8 月 30 日, 专家小组致函内政部长, 要求提供有关已获得私营保安公司经营许可的私营保安公司的信息。专家小组尚未得到答复。

38. 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转告专家小组，他的妻子是 Koya 的领导人，但包括 Koya 雇员在内的几个消息人士确认阿尔弗雷德·耶卡托姆本人是实际领导人。³¹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39(2017)号决议，冻结资产囊括由委员会指认的个人或实体，或代表它们或按它们指示行事的个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所有资产。因此，专家小组认为，没有冻结 Koya 的资产构成国家当局违反和不执行其冻结资产国际义务的行为。

D. 阿卜杜拉耶·侯赛因在乍得的资产及其他情况

阿卜杜拉耶·侯赛因在乍得的资产

39. 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提到名单所列个人阿卜杜拉耶·侯赛因的关系：两家设在恩贾梅纳的公司：Djiguira 和 Abi Tchad(S/2017/639 和，第 43 至 45 段)。乍得当局证实，侯赛因参与管理这两个公司，并获得或行使对其银行账户的权力。³²

40. 阿卜杜拉耶·侯赛因与一名乍得国民合作，2009 年创建了 Djiguira。他使用伪造的乍得身份证件开立了两个银行账户，声称 Djiguira 的主要活动领域是贸易。Djiguira 在非洲联合银行和 Société Générale Tchad 开立的账户报表分别为 4600 万非洲法郎(81750 美元)和 1400 万非洲法郎(24900 美元)。³³ 这两个账户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均由侯赛因所使用，当时他是成立于 2008 年的武装团体争取正义与和平爱国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

41. 乍得当局还确认，侯赛因是 Abi Tchad 的正式财务顾问和经理之一。Abi Tchad 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正式登记，2015 年 1 月在 Société Générale Tchad 开立一个账户，最初存款 1.12 亿非洲法郎(198000 美元)。当时，侯赛因离开他在中非共和国过渡政府的职位仅 4 个月。这个账户一直活跃至 2016 年 3 月，当时侯赛因确立了自己作为班吉第 3 区(PK5 居民区)武装民兵领导人的地位(S/2016/694，第 8 段)。2017 年 6 月该账户被冻结后不再使用(第 44 段)。

阿卜杜拉耶·侯赛因在原油贸易方面的活动

42. 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中引述 Abi Tchad 试图与名为 Mezcors 的一家欧洲公司进行原油贸易(S/2017/639，第 44 段)。这是专家小组了解的 Abi Tchad 唯一的活动。

43. Mezcors 向专家小组证实，2014 年底通过阿卜杜拉耶·侯赛因与 Abi Tchad 进行了会谈。³⁴ 公司代表向专家小组表示，侯赛因从来没有透露自己是 Abi Tchad 的经理，而自我介绍是乍得政府官员。Mezcors 的代表还告诉专家小组，这笔交易

³¹ 会见 Koya 雇员，2017 年 8 月 8 日。

³² 会见乍得当局，恩贾梅纳，2017 年 9 月 14 日。

³³ 文件在联合国存档。

³⁴ 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给专家小组的信，2017 年 5 月 12 日。

最终没有发生,并且为了支付侯赛因与 Mezcors 和 Abi Tchad 之间会晤的有关旅费,一笔 14385 欧元的款项转到名为 Soumaine Kotiga Assileck 的个人的账户。

冻结阿卜杜拉耶·侯赛因的资产

44. 根据第 2339(2017)号决议,属于阿卜杜拉耶·侯赛因控制下公司的所有资产必须冻结。乍得当局向专家小组证实并提供了 2017 年 6 月冻结上述资产的证据。小组欢迎这一举措,并感谢乍得当局在这一问题上的广泛合作。

45. 专家小组获悉,Abi Tchad 在北美花旗银行有一个账户,并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和 10 月 26 日致函花旗银行。该银行答复表示,由于“一系列法律和其他制约因素”,它无法分享任何信息。³⁵ 遗憾的是,由于没有花旗银行的回应,专家小组无法执行任务;根据第 2339(2017)号决议,其任务包括监测资产冻结措施的执行情况。

三. 政治进程和区域参与

A. 竞争的调解举措

46. 专家小组在 2017 年中期报告(S/2017/639, 第 13 至 20 段)中指出,迄今有关中非危机的国际调解努力的特点是竞争。2017 年 6 月 21 日,在中非共和国政府和欧洲联盟倡议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调解人会议,力求加强两个主要调解人之间的协调,即非洲联盟和圣艾智德团体所采取的措施。然而,会议未能实现这一目标。

47. 非洲联盟的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路线图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在利伯维尔部长级会议上通过。该文件提出的路线图是该国和平进程的唯一参照。³⁶ 早些时候,在 7 月亚的斯亚贝巴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支持非洲联盟的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举措。³⁷

48. 尽管如此,2017 年 7 月 31 日,图瓦德拉总统发布一项法令(附件 3.2),设立了圣艾智德团体主持下通过的《2017 年 6 月 19 日罗马协定》后续行动委员会(S/2017/639, 第 17 和 18 段)。该文件没有明确说明非洲联盟是后续委员会参与者。由于在认可非洲联盟路线图之后发布该法令,国家当局造成这两个调解进程的混乱。³⁸ 专家小组注意到,这种缺乏协调的情况造成放缓开始实质性讨论。

49. 建立单一调解渠道的最重要推动力来自前总统图瓦德拉和联合国秘书长 2017 年 9 月 19 日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共同主持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与会者重

³⁵ 2017 年 10 月 17 日的电子邮件。

³⁶ 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非洲倡议部长级会议最后公报,利伯维尔,2017 年 7 月 17 日(附件 3.1)。

³⁷ 见非洲联盟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决定、宣言和决议,Assembly/AU Dec.644(XXIX),2017 年 7 月 3 日和 4 日。

³⁸ 会见外交消息人士,班吉,2017 年 6 月、7 月和 8 月。

申支持非洲联盟路线图的领导，以及需要尽快开始执行。一周之前，在 2017 年 9 月 11 日和 12 日，非洲联盟调解人小组在班吉举行了成立会议(附件 3.3)。

正义与和解：争议的焦点

50. 专家小组指出，非洲联盟与圣艾智德团体之间的竞争不是围绕重大的实质性分歧，而是围绕调解的政治领导问题。然而，在国际行为体中间，正义与和解仍然是分歧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其各自在和平进程中的时间安排。

51. 在这方面，参与不同调解活动的行为体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支持 2015 年 5 月班吉民族和解论坛的结论(见 S/2015/344)，认为正义是解决危机的核心要素，中非稳定团和国家政府是这一类中最突出的代表，尽管出于不同的原因。一些政府成员很可能推崇正义，以消除其政治和军事反对派。³⁹ 对正义的需要也是本报告描述为“战争贩子”的一些行为体言辞的一部分(第 65 段)，他们认为前塞雷卡成员是唯一的罪犯，而把“反砍刀”组织视为爱国者。

52. 第二类行为体包括次区域一些国家，强调大赦武装团体是和解的代价，正义只会破坏真正解除武装进程的机会。这种观点的几个支持者大多引述自己国家解决冲突的经验，即先前的叛军成功融入政府及安全和防卫部队。⁴⁰

53. 第三类行为体所持立场调和了另外两种意见。他们认为，正义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其推出时间不应危及和解努力。他们认为，和解是紧迫事项，应当先于正义。⁴¹乍得当局在与专家小组的一次会议中表达了这一立场。⁴²

54. 专家小组认为，怀疑存在隐藏的利益和意图迄今使这三个立场的拥护者/支持者无法进行真正的讨论，推迟了包容性调解进程的开始。

B. 非洲联盟的倡议和该区域的参与

55. 尽管非洲联盟倡议被认可是中非共和国和平谈判的唯一调解渠道，但尚未实现国家和国际行为体所期望的拉力。调解努力的开始连续拖延，显示出缺乏准备以及阐述明确的战略。⁴³ 这造成政府成员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关切，他们期望非洲联盟利用秘书长访问班吉的机会，启动第一轮讨论。⁴⁴

56. 各种外交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非洲联盟领导调解进程的比较优势在于它有能力让该区域各国参与。⁴⁵ 专家小组在其历次报告中指出，区域动态是如何

³⁹ 与政府成员和武装团体代表会晤，班吉，2017 年 8 月 10 日至 12 日和 9 月 6 日和 7 日。

⁴⁰ 与中部非洲区域各国政府代表的会议，班吉，2017 年 5 月 24 日和 9 月 15 日。

⁴¹ 与非洲和非非洲政府成员以及区域组织代表的会晤，班吉，2017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和 10 月 26 日。

⁴² 与乍得外交部的会晤，恩贾梅纳，2017 年 9 月 14 日。

⁴³ 在编写本报告时，非洲联盟调解人小组尚未正式成立，谈判尚未开始。

⁴⁴ 与政府和外交消息人士会晤，班吉，2017 年 10 月 13 日和 17 日。

⁴⁵ 与外交消息人士会晤，班吉，2017 年 9 月 14 日和 10 月 15 日。

以多种方式影响中非共和国危机的，例如通过贩运军火、弹药和自然资源或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S/2016/1032, 第 143 至 152 段和 S/2017/639 第 99 至 104 段)。在喀麦隆、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牛的移徙已成为暴力冲突的原因，构成另一个区域性问题的(第 190 至 210 段)。

57. 专家小组注意到这些区域动态之间的不一致之处，以及区域行为体相当谨小慎微地参与过去一些调解努力。次区域调解一般由邻近的区域行为体领导，但并不总是让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参与，不论是更广泛区域的国家还是非洲联盟。⁴⁶ 这种区域调解的一个例子是内罗毕进程，其非包容性的特点在主要利益攸关方和区域行为体之间播下分歧的种子(S/2015/936, 第 24 至 26 段)。

58. 非洲大陆所有有关行为体参与的非洲联盟倡议可能为克服这些挑战提供机会。同时，非洲联盟还应制订一项战略，明确阐述在中非共和国恢复稳定如何能与该区域各国正当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相调和。

C. 全国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咨询和监测委员会

59. 本报告所述期间，全国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方案咨询和监测委员会增加了举行会议的频率。部分原因是有关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试点项目的事态发展(第 18 段)，在该委员会内部形成新的动态，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参与武装团体的结构及其拥有的军事装备。⁴⁷

60. 到编写本报告时，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仍然是尚未加入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试点项目的唯一武装团体(第 143 和 144 段)。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层继续将任何解除武装承诺与签署全面政治协议联系起来(S/2017/639, 第 20 段)。政府消息人士认为这种要求不合理，因为图瓦德拉总统最近任命了该集团两名高级政治领导人担任政府职务，从而解决了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一些要求。⁴⁸

四. 中非共和国东南部的暴力事件：“战争贩子”和自卫团体

61. 专家小组在 2017 年中期报告(见 S/2017/639)中描述称，该国安全形势严重恶化，吞噬了自 2016 年 3 月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以来取得的成果。虽然前塞雷卡派系内斗的激烈程度逐渐降低，但所谓的自卫团体加强了东南部的攻势，其袭击和非法交易 5709 活动现已成为该国不稳定局势的主要来源。

⁴⁶ 与调解行为体会晤，班吉，2017 年 8 月 10 日和 9 月 6 日。

⁴⁷ 咨询和监测委员会一名高级成员表示，启动试点项目对于准备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项目的开始至关重要。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会晤，班吉，2017 年 10 月 16 日。

⁴⁸ 2017 年 9 月 12 日，Lambert Lissane-Moukove 和 Ahmed Senoussi 分别被任命担任水、林业、狩猎和渔业部长和公共工程和道路维修部长。

A. 目前暴力事件的政治背景

煽动性歧视言论抬头

62. 近期东南部爆发自卫团体专门针对东南部穆斯林群体的战斗，原因之一是出现歧视性的暴力言论，将穆斯林描绘成外国人和前塞雷卡团体的支持者。通常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回归和索回和复原组织(3R 组织)等武装团体有联系的富拉尼人更是成为矛头所向。

63. 尽管上述说法在该国已经不是新鲜事，但专家小组注意到，这种论调在班吉的政治人士、政府行为体、政府代表(镇长、市长、议员)、军官、传统机构和宗教当局的言论中与日俱增。这些言论通过地方和全国性无线电台、⁴⁹ 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传播，起到了动员“反砍刀”组织、自卫团体、有时还包括民间组织的作用。⁵⁰

64. 此类论调有多种来源，其中包括对 2013 年塞雷卡军事行动的深切怨恨，以及之后主要针对非穆斯林人群的勒索(见 S/2014/452，第 24-29 段)。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失败仍然被一些高级军官和资深政治人士、特别是弗朗索瓦·博齐泽总统班子的成员视作耻辱，他们希望通过一场“报复行动”来雪耻。⁵¹ 他们不接受中非稳定团的中立立场，而是认为只有通过一场军事行动才能够了结与武装团体的恩怨，并最终恢复国家权威。

65. 就本报告而言，专家小组将持此观点的个人和实体统称为“战争贩子”。这一群体发出的歧视性暴力言论主要指向两大目标：穆斯林和联合国。

被描绘为“入侵者和犯罪者”的穆斯林

66. 这一言论往往将穆斯林描述为该国主要的暴力犯罪者。他们经常得不到受害者的身份，体现为政府对东南部一些穆斯林被杀害的事件无动于衷。在这方面，中非稳定团或非政府组织旨在保护穆斯林群体的任何尝试往往会被“反砍刀”组织或“自卫团体”视为对前塞雷卡派系的积极支持。⁵² 同样，穆斯林的政治冤屈通常被描述为不合理的。

67. 专家小组认为，使用“自卫团体”一词(而不是“反砍刀”组织)旨在将穆斯林刻画为东南部不稳定局势的罪魁祸首，并将其与被迫自卫的其余民众区分开来。所谓“战争贩子”坚持将穆斯林描述为外国人，还有一项目的，即将危机的责任向外推卸，同时宣扬受害气氛，将“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合理化。

⁴⁹ Ndaké Luka 无线电台向全国播放了多份地方当局代表和议员反对穆斯林和中非稳定团的消息(见第 72 段)。

⁵⁰ 由民间组织组成的团体于 2016 年 10 月 24 日举行了示威，导致班吉陷入瘫痪长达数日之久，该团体已经在煽动反对中非稳定团的情绪。见 S/2016/1032，第 103-105 段。

⁵¹ 与军官和政治人士 2017 年 5 月 11 日、6 月 10 日和 9 月 22 日在班吉的会晤。

⁵² 班加苏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趋势。摩洛哥籍维和人员被杀害。由于发生了旨在阻止支持或保护穆斯林群体的袭击，无国界医生被迫中断其工作。

反对中非稳定团的情绪和重新部署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呼吁

68. 专家小组在数份报告中指出，反对中非稳定团的言论甚嚣尘上，助长了袭击维和人员的情况(见 S/2016/1032，第 60-64 段)。班吉的政治人士意识到中非稳定团的宗旨不是在军事上击败武装团体，而是促成包容各方的政治解决方案，这令他们对稳定团十分失望。

69. 许多政治人士评价中非稳定团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稳定团有无能力在军事上击败武装团体。中非稳定团遇到困难或是某些情况下未能及时应对针对平民的急迫威胁，成为在该国偏远地区招募战斗人员的理由。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中非稳定团在保护平民方面的成就，例如在班巴里设立一个“无武装团体区”，也往往被用作指责稳定团不愿或不能在其他城镇建立类似无武装团体区的理由。

70. 因此，许多“战争贩子”认为求助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是击败武装团体的唯一可行方案。在这方面，武器禁运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

政治背景和责任

71. 专家小组关切地注意到，煽动暴力和歧视言论普遍导致自卫团体动员起来，并且引发了东南部地区战斗期间专门针对穆斯林群体和维和人员的情况。

72. 例如，2017 年 8 月 7 日，甘博(姆博穆省)议员 Michel Kpingo 在接受 Ndéké Luka 电台采访时指责摩洛哥军队主动勾结前塞雷卡派系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屠杀平民。采访内容后来发布在该电台网站上。⁵³ 在与专家小组会晤期间，Kpingo 还为 2017 年 4 月 8 日在 Yogonfongo 发生的杀害维和人员事件辩解，称这是因为维和人员支持前塞雷卡派系即将发动的袭击而采取的自卫行动。⁵⁴

73. 根据 2017 年 10 月秘书长关于中非稳定团的报告(见 S/2017/865，第 91 段)，专家小组认为应对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追责。在煽动仇恨和歧视言论者过去很难受到指控或判刑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重要。⁵⁵

B. 第 6 区自卫团体的扩张

74. 第 6 区重新组合了下科托省、姆博穆省和上姆博穆省。⁵⁶ 自 2016 年起，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该地区日益壮大，2017 年 2 月 Ali Darassa 被逐出班巴里一事更使其势力进一步增强。这引发当地群众的失望情绪，并导致自卫团体成立。

75. 自 2017 年 3 月 20 日自卫团体袭击 Bakouma 以来(见 S/2017/639，第 87 段)，该地区经历了空前的暴力。战斗之后于 5 月 13 日扩大到班加苏，8 月 3 日扩大到甘博，8 月 11 日扩大到贝马，10 月 18 日扩大到庞博洛。

⁵³ <http://www.radiondekeluka.org/securite.html?start=39>，2017 年 10 月 1 日检索。

⁵⁴ 与 Michel Kpingo 的会晤，班吉，2017 年 8 月 8 日。

⁵⁵ 政府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第 6 区所发生的事件。调查结果尚未公布。

⁵⁶ 中非共和国分为 6 个区。

76. 正如下文所示, 专家小组认为许多活跃于该地区的所谓自卫团体的成员和支持者正在参与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 理由是声称需要将该地区从前塞雷卡团体手中“解放”。

77. 自卫团体战斗人员的动员程序涉及诸多行为体, 一方面包括广泛的支持网络, 另一方面包括试图伺机接管穆斯林企业的当地政治领袖和企业家。下文指出了其中一些主要的行为体。

广泛的支持网络

78. 自卫团体在第6区的攻势源于一场经过筹备的行动, 牵涉到广泛的支持网络, 包括其他省的战斗人员(下文称为“外来战斗人员”)以及与“反砍刀”组织网络有联系的个人。

79. 2017年3月20日, Ahmat Raymond 领导发动了对 Bakouma 的袭击, 这场袭击使用了极端暴力, 并且系统地针对穆斯林平民。⁵⁷ 对 Bakouma 的行动由当地牧师 Hervé Madanbari 组织,⁵⁸ 其主要目的是逐出于 2016 年控制该市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人员(S/2017/639, 第 54 段)。

80. Madanbari 在动员当地青年时得到了名为“Sossengué”的“反砍刀”组织领导人支持, 他是 Atongo Bakari(瓦卡省)的地方长官。Sossengué为战斗人员施“接种疫苗”礼, 与“外来战斗人员”建立联系, 为袭击提供支持。⁵⁹ Sossengué所扮演的角色证明, 更广泛的“反砍刀”组织网络在进行协调, 虽然专家小组并未收集到任何关于“反砍刀”组织 Nga ãsona 分支或 Mokom 分支参与协调工作的证据。此外, Maxime Mokom 告诉专家小组, 数位班加苏自卫团体的领导人请求其背书, 但他拒绝了他们的邀约。⁶⁰

81. 在 Bakouma 和第 6 区随后进行的战斗中, “外来战斗人员”加入了当地的自卫团体, 向当地青年提供军事战略方面的培训和建议。“外来战斗人员”的报酬来自抢掠和对商用公路和市场非法征税。

82. 在“外来战斗人员”中, Berebere Kevin(来自瓦姆省 Benzembé)和化名“Pino Pino”的 Crepin Wakanam(来自翁贝拉-姆波科省 Boali)在 2017 年 5 月 13 日对班加苏的袭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两人向专家小组和地方当局自称为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⁶¹

83. Berebere 还声称是博齐泽总统卫队前成员, 来到姆博穆省协助“解放”他的国家。⁶² Berebere 支持上姆博穆省、姆博穆省和下科托省的自卫团体。⁶³ 据称

⁵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8 月 3 日。

⁵⁸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8 月 3 日和 2017 年 10 月 1 日。

⁵⁹ “接种疫苗”是“反砍刀”组织的一种仪式, 旨在获得神秘力量, 不受常规武器的伤害。

⁶⁰ 与 Maxime Mokom 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8 月 6 日。

⁶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加苏, 2017 年 6 月 9 日和 9 月 23 日。

⁶² 与 Kevin Berebere 的会晤, 上姆博穆省班加苏, 2017 年 9 月 22 日。

他还参与了 2017 年 8 月 4 日和 5 日在甘博对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战斗(见第 109 段)。⁶⁴ “Pino Pino” 来自 Boali, 在姆博穆省有亲属。他目前是班加苏颇具影响力的区域指挥官, 还在自卫团体进攻甘博-阿林道中轴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⁶⁵

Maxime Mbringa Takama, 班加苏“苏丹”

84. Maxime Takama 是姆博穆省 Nzakara 族的世袭酋长。然而, 一些姆博穆省居民质疑颇为怀疑他的位置, 怀疑他的 Nzakara 族身份。⁶⁶ 他人在班吉, 很少去班加苏, 因为国家当局不承认他的苏丹地位而愤愤不平。⁶⁷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该区域日益构成威胁, 终于促使这位苏丹采取行动, 追求他的政治雄心。专家小组的调查表明, Takama 在动员姆博穆省青年网络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利用了 Nzakara 族的失望情绪, 这一族群强烈地感受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得不到足够的代表。⁶⁸

85. 在与专家小组的一次会晤上, Maxime Takama 转交了一份签署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题为“关于姆博穆省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的报告”的文件, 他在报告中提出对中非稳定团以及班加苏穆斯林代表的指控, 并赞扬成立自卫团体(附件 4.1)。

86. Maxime Takama 还承认于 2016 年 10 月组织转移一笔资金至班加苏, 金额不详。⁶⁹ 这些资金转移给 Hervé Madanbari, 以支持在 Bakouma 的进攻。⁷⁰ 与 Maxime Takama 有关联的个人也参与成立了自卫团体。班加苏第 2 区议员 Samuel Nzoungou 向专家小组证实, 正处于 Maxime Takama 的权力掌控之下。据说, 他利用自己在班加苏的联络人向当地战斗人员汇钱。⁷¹ 即使 Samuel Nzoungou 否认参与此类资助活动, 他也在会见专家小组时表达出强烈的反穆斯林观点, 并为 2017 年 5 月 13 日对班加苏的袭击辩护。⁷²

⁶³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16 日。

⁶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10 月 9 日。

⁶⁵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10 月 16 日。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的电话谈话, 2017 年 10 月 28 日。

⁶⁶ 与姆博穆省居民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5 月 6 日、8 日, 2017 年 6 月 16 日。

⁶⁷ 与恩代莱和比劳不同, 班加苏苏丹邦并未获得国家当局的正式承认。与 Maxime Mokom 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5 月 19 日和 9 月 8 日。

⁶⁸ 与位于班吉的姆博穆省政治精英、自卫团体成员和班加苏地方当局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5 月 6 日和 8 日, 2017 年 6 月 16 日。

⁶⁹ 与 Maxime Takama 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6 月 16 日。

⁷⁰ 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8 月 3 日。

⁷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6 月 15 日、8 月 3 日和 8 月 5 日。

⁷² 与 Samuel Nzoungou 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6 月 15 日。

87. Maxime Takama 数次自称为姆博穆省活动的自卫团体的指挥官，该自卫团体被称为唯一有能力恢复和平的行为体。⁷³ 他希望以此提高政治声望，并被当局正式认可为班加苏的苏丹。

班加苏自卫团体合法化

88. 班加苏自卫团体于 2016 年 9 月 3 日在由班加苏副市长、Maxime Takama 的盟友 Michel Baguinati 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当地政治和宗教当局出席了会议，Michel Baguinati 在会上请当地青年组织起来，保护该城不受争取中非和平联盟袭击。⁷⁴ 他还专门针对穆斯林群体成员，指责他们与 Ali Darassa 集团合作。但在调查中，专家小组并未发现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班加苏出没的证据。

89. 时任姆博穆省省长反对成立自卫团体，宣布自卫团体是非法的。⁷⁵ 他随后成为了市长和镇长等地方当权人士所主导运动的攻击对象，他们指控他支持前塞雷卡派系。在 2017 年 5 月 13 日对班加苏的袭击中，省长成为了特别的攻击对象。

90. 袭击后数日，“第 6 区居民协调”机制成立。该机制包括现任和前任议员，而穆斯林群体的成员寥寥无几。2017 年 7 月 1 日，协调机制在班吉组织游行，谴责第 6 区的不安全局面，并向图瓦德拉总统提交备忘录，否认针对穆斯林群体，并指责中非稳定团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应为该地区的不稳定局面负责(附件 4.2)。⁷⁶

91. 有部长和议员参与的班加苏正式访问团均未在地方当局面前谴责自卫团体。几名目击者告诉专家小组，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议员向地方当局和自卫团体领导人发放资金。⁷⁷ 班吉政治人士经常在正式访问期间发放资金，但这样一来，自卫团体可能将此解解读为对其行为的背书。

当地天主教会部分领导人的模糊立场

92. 班加苏当地天主教会的一些领导人支持成立自卫团体，认为这是防止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占领班加苏的必要防护措施。上述部分领导人出席了 2016 年 9 月 3 日的会议，便是例证之一。⁷⁸

93. 穆斯林代表还指责当地教会代表 Abbé Bissialo 充当自卫团体的中间人，这损害了他作为当地调解委员会主席的合法性。⁷⁹

⁷³ 数次场合的发言，包括 2017 年 7 月 27 日社会事务部会议期间“第 6 区居民协调”机制代表、全国宗教平台代表和班加苏穆斯林群体代表的发言。

⁷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班加苏的会晤以及 2017 年 8 月 3 日在班吉的会晤。

⁷⁵ 与省长的会晤，2016 年 10 月 6 日和 2017 年 6 月 15 日。

⁷⁶ 与前议员 Dobo Zero Paulin 的会晤，班吉，2017 年 8 月 7 日。

⁷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吉，2017 年 9 月 25 日。

⁷⁸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加苏，2017 年 9 月 23 日。

⁷⁹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 年 8 月 4 日在班吉的会晤以及 2017 年 9 月 22 日在班加苏的会晤。

94. 当地天主教会发挥了关键作用，挽救了该国被自卫团体针对的穆斯林公民的生命。⁸⁰ 2017年5月，教会领袖还明确谴责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暴力，并利用自己的场地收容了穆斯林人员。

95. 一名地方教会高级成员多次公开表示希望境内流离失所者离开班加苏的教会区域。他曾多次扰乱向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⁸¹ 这一情况造成教会领袖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之间互不信任，因此境内流离失所者于2017年7月21日洗劫了神学院，搜走木材，并且焚烧了摩托车。⁸²

96. 作为对2017年9月底上述事件的回应，天主教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明爱”向中非稳定团提交了含有19名被认为是外国战斗人员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名单，并要求将其逐出教会(附件4.3)。⁸³ 专家小组能够确定的是，这一名单的编制得到了自卫团体领导人的支持⁸⁴，并将矛头指向一些出生在班加苏但据了解不属于任何武装团体或军队的穆斯林代表。⁸⁵

97. 自卫团体利用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存在和所谓的安全威胁做文章，以图维持现状并控制当地经济。

利用自卫团体作为促进经济利益

98. 在参与支持自卫团体的庞大人员网络中，不乏有经济图谋者。例如，颇有影响力的手工采矿者 Yvon Nzélété 支持自卫团体接管采矿业穆斯林群体成员的生意。⁸⁶ 2016年10月10日，专家小组在 Yvon Nzélété 的家中会见了 Kevin Berebere，这表明两人之间具有联系。

99. 事实上，自卫团体的影响区域越来越大，受益的是非穆斯林经济从业者。特别是，控制班加苏-甘博-贝马中轴线，使得自卫团体垄断了经济活动。⁸⁷

C. 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招募当地战斗人员、贩运军火和军用物资的情况

招募战斗人员和对军事装备的需求

100. 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的政策是尽可能多地招募战斗人员，以开展临时性军事行动。虽然这些运动的领导者大多来自实际行动地区以外，但他们在当地社区中开展动员，以集结更多的战斗人员，使队伍能够沿途攻打城镇。

⁸⁰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年9月22日在班加苏的会晤以及2017年9月25日在班吉的会晤。

⁸¹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年9月25日在班吉的会晤以及2017年9月22-23日在班加苏的会晤。

⁸² 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年7月23日。

⁸³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加苏，2017年9月23日。

⁸⁴ 与 Kevin Berebere 的会晤，班加苏，2017年9月23日。

⁸⁵ 与地方当局和名单所提及人员的会晤，班加苏，2017年9月22-23日。

⁸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年9月23日在班加苏的会晤以及2017年8月4日在班吉的会晤。

⁸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 2017年8月2日和3日在班吉的会晤以及2017年9月23日在班加苏的会晤。

101. 为在 2017 年 8 月 3 日攻击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 Gambo(姆博穆省)据点,在 Pino Pino、Ngadé 和 Berebere 的领导下在 Bangassou、Ouango、B éna、Niakari、Bakouma、Kembé 和 Gambo 招募了至少 50 名战斗人员。⁸⁸ 翌日,更多武装分子从 Bangassou 和 Ouango 抵达。⁸⁸ 2017 年 8 月 11 日,两名自卫组织领导人——Pino Pino 和 Romaric 带领 300 名战斗人员袭击了 B éna(姆博穆省),这些战斗人员大多是在 Bangassou 至 B éna 途中在当地招募的。⁸⁹ 同样,在自卫组织 2017 年 10 月 18 日袭击 Pombolo(姆博穆省)时,中非稳定团在该镇观察到几十名持有手工武器的武装平民。⁹⁰

102. 由于主要为平民的大量人员有计划地参与袭击和战斗,对武器和军事物资的需求增加,进而导致军事装备的贩运活动增加。与前塞雷卡各派系的做法形成对比的是,武器采购并非在中央一级组织开展。几名自卫团体和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告诉专家小组,他们通常不得不自己提供战斗中使用的武器和弹药,从而为手工猎枪制造商和利用跨境贸易网络的当地商人创造了牟取高额利润的商业机会(S/2017/639, 第 93 段)。

武器、弹药和装备的种类

103. 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战斗人员仍主要使用手工武器、弓箭、刀和砍刀(附件 4.4 和 S/2017/639, 附件 6.5)。常规武器主要由这些团体的领导者使用。

104. 手工武器大多在当地制造。⁹¹ 然而,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自卫团体继续启动新的供应网络,特别是在最近征服的地区,使他们能够获得大量工业生产的 MACC 狩猎弹药(见第 106 段)、卫星电话、收音机、麻醉品和一些常规武器,主要包括 AK 型突击步枪、手榴弹、火箭推进榴弹和一些自动手枪。⁹² 从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战斗人员手中缉获的常规武器还表明,武器在该国国内的流通规模仍然很大(附件 4.5 和 S/2015/936, 第 45 段)⁹³。

东南部的贩运路线

105. Satema(下科托省)、Bangassou 和 B éna(姆博穆省)等边境城镇是主要的贩运集散地,地方自卫团体目前通过这些集散地购买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事物资,为自己的前线提供补给。这些城镇处于乌班吉河沿岸的战略位置(此前由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占据)(S/2016/1032, 第 143 至 149 段和 S/2017/639, 第 73 至 75 段),这是自卫团体希望攻取这些地区的主要动机。

⁸⁸ 专家小组 2017 年 10 月 30 日获得的机密报告。

⁸⁹ 与目击者的通话,2017 年 8 月 12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吉,2017 年 9 月 21 日和 10 月 12 日。

⁹⁰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19 日。

⁹¹ 例如,2017 年 10 月 16 日,一名据知生产和销售武器的反“砍刀”组织分子在 Kaga Bandoro 被捕。机密文件,2017 年 10 月 17 日。

⁹² 专家小组的武器数据库。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吉,2017 年 3 月 15 日。

⁹³ 专家小组的武器数据库。

106. 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通过 B éna 和 Bangassou 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Yakoma 和 Ndu 向中非共和国贩运(见附件 4.6 中的地图和 S/2016/1032, 第 143 至 149 段)。⁹⁴ 9 月,在与 Bangassou 只有乌班吉河一水之隔的村庄 Ndu, Romaric、Ngade 和 Pino Pino 购买了多箱 MACC 狩猎弹药和武器, 并被刚果军队短时间拘捕。专家小组获悉, Ndu 军队缴获了计划供 Bangassou 自卫团体使用的 48 箱 MACC 狩猎弹药。⁹⁴

107. Yakoma 商人 Nathanaël Wabi 多次被列述为在 Yakoma 和 B éna 之间贩运狩猎弹药、黄金和钻石的贸易商之一(S/2016/1032, 第 146 段)。⁹⁵ 在自卫团体占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 B éna 的要地之后, Wabi 呼吁 Bangassou 商人返回 B éna 和 Yakoma, 重振两镇之间的贸易。⁹⁶ 狩猎弹药和武器贸易仍然是利润丰厚的市场, 这也是商人们继续在交易其他商品的同时交易此类物品的原因。专家小组注意到, 来自 Bangassou 的 MACC 狩猎弹药在该国其他地区的市场、商店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公开销售, 例如在 Bria、Kaga Bandoro 和 Ippy 等地(附件 4.7; S/2017/639 第 92、93 段及附件 6.4)。⁹⁷

108. 最后, 2017 年 8 月 20 日, 部署在班吉 M'poko 国际机场的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在一架始发于 Bangassou 的飞机上缉获了 80 台保峰 BF-777S 对讲机。⁹⁸ 几位消息人士向专家小组证实, 对讲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购买, 后被偷运到 Bangassou, 以供随后运送到班吉。⁹⁹ 在被捕的 8 人中, 包括总统卫队官员 Zonabona Nassel Fabrice 在内的几人称一些对讲机预定送往总统卫队。¹⁰⁰ 这一案例表明, Bangassou 已经成为实体和个人走私致命和非致命物资的入口点, 其中包括那些与武装团体无关的实体和个人。

D. 中非共和国东南部战斗造成的人道主义影响

109. 自 2017 年初以来, 中非共和国出现了暴力报复行为的激增, 主要影响到平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自 2017 年 1 月以来增加了 50%, 难民人数增加了 5 万多人。目前有 110 多万人流离失所(60 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 50 万难民), 有一半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附件 4.8 载有关于中非共和国和邻国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进一步资料。

⁹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和 Bangassou, 2017 年 9 月 15 日和 24 日。

⁹⁵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Bangassou, 2017 年 9 月 22 日。与 Bangassou 和班吉自卫战斗人员的会晤, 2017 年 6 月 14 日。

⁹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Bangassou, 2017 年 9 月 22 日。

⁹⁷ 与 Bria 秘密消息人士和店主的会晤, 2017 年 10 月 8 日。与 Kaga Bandoro 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7 年 8 月 15 日。与布林迪西秘密消息人员的通话, 2017 年 10 月 31 日。

⁹⁸ 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 25 日获得的机密文件。

⁹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班吉和 Bangassou, 2017 年 9 月 22 日和 25 日。

¹⁰⁰ 专家小组 2017 年 9 月 25 日获得的机密文件。

110. 该国东部地区的战斗是造成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的主要原因。姆博穆自卫团体的出现造成的不稳定局势已经扩大到邻近各省。往东,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与自卫团体在下科托省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两个团体的战斗人员都以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为目标。往西, 在上姆博穆省出现了社区间暴力冲突, 造成大量人口流离失所。

下科托省: 平民成为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与自卫团体之间战斗的主要目标

111. 2017年8月3日, 自卫团体在 Gambo(Bangassou 以西 75 公里)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战斗人员发生冲突, 导致至少 30 名平民丧生, 150 多所房屋被烧毁。来自全国红十字会的 9 名志愿者在一个卫生中心工作时被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分子杀害。2017 年 11 月 4 日, 国家红十字会的一名司机在 Kaga Bandoro 地区的 Grevai-Azene 轴线上被一个未知武装团体杀害。¹⁰¹ 随后, 据报在 Ouango、B éna 和 Pombolo(Bangassou 西南 75 公里和 105 公里)也发生冲突, 造成 80 多人死亡, 96 人受伤, 至少 600 人流离失所。¹⁰²

112. 2017 年 10 月 10 日, 自卫团体袭击了当时由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控制的 Kembé, 包括袭击一些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其中避难的清真寺。清真寺内的 44 人中有 26 人死亡。据信在 Kembé 发现的一个万人坑仍在等待调查之中, 受害者总数可能会因此增加。¹⁰³

113. 2017 年 10 月 18 日, 自卫团体在 Pombolo(姆博穆省 Gambo 以西 28 公里)发动袭击, 导致至少 26 名平民和两名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成员丧生。据信还有另外一个万人坑, 可能会使受害者人数增加。¹⁰⁴

114. 参与下科托省冲突的武装团体被控蓄意开展强行驱逐人口的行动。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自卫团体袭击的受害者告诉专家小组, 武装团体称, 他们想要清除这些人口, 因为这些人口所属的社区被视为与敌对团体同谋。¹⁰⁵

上姆博穆省: 社区间暴力增加

115. 在 2017 年年中之前, Z énio 和 Mboki(上姆博穆省)一直都没有受到前塞雷卡派系与非穆斯林族团体(无论是反“砍刀”组织还是自卫团体)之间战斗的影响。然而, 在自卫团体 2017 年 5 月 13 日在 Bangassou 发动袭击之后, 紧张和不信任的氛围开始在 Bangassou-Rafa ĩZ énio-Mboki-Obo 整条轴线沿线的社区间蔓延。

Z énio

116. 2017 年 6 月 29 日, 穆斯林少数民族与非穆斯林社区之间在 Z énio 爆发暴力冲突, 导致房屋被毁, 至少 22 名平民遇难, 数目不详的人口受伤。大约 18 000

¹⁰¹ 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的会晤, 2017 年 11 月 5 日。

¹⁰² 机密报告, 2017 年 8 月 7 日和 10 日、9 月 6 日、10 月 19 日。

¹⁰³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11 日。

¹⁰⁴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20 日。

¹⁰⁵ 与 Mobaye 和 Alindao 境内流离失所人口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5 日。

名平民在中非稳定团基地、天主教会和当地医院附近避难，还有几百人决定渡河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

117. 这一事件引发了循环的暴力和报复行动。2017年7月7日，几乎所有来自 Z'émio 的境内流离失所者都渡过了河流，到刚果民主共和国避难。造成这一流离失所事件的原因是有传言称武装分子即将对穆斯林社区发动袭击。从6月底到9月中旬，尽管有中非稳定团的部署，房屋和非政府组织办事处仍遭到抢劫(附件4.9)。

118. 2017年7月11日，在 Z'émio 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内，一名未成年人遇害，数人受伤。¹⁰⁶ 2017年7月14日，一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士兵在另一轮部族间暴力事件中丧生。¹⁰⁷ 2017年8月17日，对 Z'émio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又一次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10多人受伤。¹⁰⁸

Mboki

119. 宗教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影响到 Mboki(Obo 西南 60 公里)。Mboki 是上姆博穆省的一个经济中心，有大量来自乍得和苏丹的商人。2017年6月，城里开始散播传言，称城内出现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战斗人员，且来自 Bangassou 的自卫团体分子侵入了该地。¹⁰⁹

120. 2017年6月25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官员与穆斯林社区成员之间的交火导致至少3名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成员遇难，数目不详的平民受伤。¹¹⁰ 由于担心冲突升级，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逃离 Mboki，在 Obo 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避难。¹¹¹

Obo

121. 除了非洲联盟区域特混部队乌干达人民国防军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美国部队撤出 Obo(S/2017/639, 第79至81段)，南苏丹贩运者在该地的存在(S/2016/1032, 第19段)¹¹² 以及上帝抵抗军(上帝军)的攻击威胁也使 Obo 变得更加不安全。在 Z'émio 和 Mboki 发生相关事件后，大量境内流离失所者近期来到 Obo，使该地受

¹⁰⁶ 与医院内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会晤，Z'émio，2017年9月21日。

¹⁰⁷ 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上等兵 Malebakpa 的会晤，2017年9月21日。

¹⁰⁸ 与居民和非政府组织成员的会晤，Z'émio(上姆博穆省)，2017年9月21日。

¹⁰⁹ 与 Mboki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会晤，9月13日。与地方当局的会晤，Obo，2017年9月11日和12日。

¹¹⁰ 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参谋长的会晤，班吉，2017年10月16日。

¹¹¹ 与 Mboki 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会晤，2017年9月13日。与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上尉 Yakoro 和武警指挥官 Gbosso Melchissedik 的会晤，2017年9月21日。

¹¹² 秘密消息人士，2017年9月6日。

到影响。随着人口增加了 50%，Obo 出现了资源竞争，加剧了发生社区间暴力的风险。¹¹³

122. 2017 年 7 月 16 日，位于 Obo 以外 5 公里处的一个富拉尼人家庭遇害；2017 年 9 月 2 日，两名自卫团体战斗人员在 Obo 被逮捕；这些事件加剧了该镇居民对报复行动的恐惧。¹¹⁴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非难民

123. 2017 年 5 月至 9 月，近 10 万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避难，使该国的中非共和国难民总人数达到 16.7 万以上(附件 4.8)。刚果民主共和国下韦莱省和北乌班吉省受难民涌入的影响最大。

124. 在 Z'ánio 和 Mboki，冲突导致大批人口流离失所。仅在 2017 年 7 月，就约有 18 000 人渡过乌班吉河进入刚果民主共和国。许多难民临时安置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侧的河岸或乌班吉河和姆博穆河沿岸的岛屿上，使难民总数难以得到准确估计。

来自上帝抵抗军的持续威胁

12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中非共和国有 47 起事件可归咎于上帝军，造成 9 人死亡，132 人被绑架，被绑架者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和妇女。¹¹⁵ 上帝军叛逃者告诉专家小组，虽然上帝军战斗人员数量有限，但仍然有能力在东部开展行动。¹¹⁶

2017 年：维和部队人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年

126. 据专家小组报告(S/2017/639，第 106 至 109 段)，大多数袭击维和人员的事件发生在下科托省、姆博穆省和上姆博穆省。迄今为止，2017 年有 12 名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遇害(附件 4.11)。

127. 在 Kouango-Mobaye-Bangassou-Rafai-Z'ánio-Obo 公路沿线，几乎每天都在继续发生袭击事件。2017 年 7 月 23 日，两名维和人员在 Bangassou 遇难，¹¹⁷ 使姆博穆省成为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共有 9 人在该省死亡。

128. 有几份调查报告指出 Yongofongo 自卫团体协调人“Arnaud 将军”、Joseph Kossa 或 Freddy、Crepin Wekanam(别名“Pino Pino”)和“Ngadé”是袭击 Yongofongo 维和人员的肇事者，且可能是 Bangassou 地区其他袭击事件的肇事者。

¹¹³ 与 Z'ánio 和 Mboki 境内流离失所者、地方当局和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9 月 11 日至 13 日。与南苏丹难民和上帝军脱逃者的会晤，2017 年 9 月 12 日至 13 日。

¹¹⁴ 与被羁押者、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上尉 Yakoro 和武警指挥官 Gbosso Melchissedik 的会晤，2017 年 9 月 21 日。

¹¹⁵ 基于专家小组数据库和 <https://www.lracrisistracker.com/>。见关于上帝军袭击人道主义影响的附件 4.10。

¹¹⁶ 与上帝军脱逃者的会晤，Obo，2017 年 4 月 9 日和 9 月 12 日。

¹¹⁷ 机密报告，2017 年 7 月 24 日。

但是，尚需国家或国际权力机构开展进一步刑事调查，以确定他们的责任程度以及其他人的参与。这些对维和人员的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行。

对人道主义人员最危险的地方

129. 袭击人道主义者的行为继续增加，使中非共和国成为人道主义人员开展活动最为危险的地点，这确认了专家小组中期报告(S/2017/639，第 110 至 112 段)中所述的趋势。¹¹⁸ 2017 年迄今为止，共有 13 名人道主义人员遇害，三人遭绑架(附件 4.12)。¹¹⁸

130. 专家小组尤其关切在医疗场所内发生和针对卫生工作者的袭击事件。2017 年 8 月 3 日，9 名红十字志愿者在 Gambo 遇害；2017 年 7 月 11 日，在 Z'énio 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内发生了枪击事件(见第 118 段)；这两起事件可被视为战争罪行。

冲突中的性暴力

131. 专家小组获得的几份证词证实，冲突中的性暴力仍然是中非共和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武装团体将其用作惩罚或报复的手段。

132. 例如，来自 Alindao 和 Mobaye 的受害者向专家小组表示，自卫团体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武装分子实施性暴力，特别是强奸女性和男性，¹¹⁹ 将这作为一种折磨手段。他们针对的对象是与对立武装团体有关联的特定宗教或族裔团体中的个人。¹¹⁹ 附件 4.13 中列有受害者的证词，其中称自卫团体成员 Angimba Martin、Bonanga Bernard、Zack Agath 以及由 Atai Mamat 指挥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分子为此类行为的施害者。

133. 为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设立了快速预防和打击对妇女儿童性暴力行为混合部队，负责发现有关罪行、帮助受害者和起诉性暴力行为的施害者。¹²⁰

五. 与前塞雷卡派别有关的势态：经济竞争、贩运利益以及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A. 在前塞雷卡派别之间争取影响力

134. 在中期报告(S/2017/639，第 52 至 63 段)内，专家小组介绍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3 月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公开对抗。自那时以来，两个团体之间没有发生重大的战斗。相反，前塞雷卡派别之间发生了一场影响力的争抢，布里亚成为争斗的中心，是最近各团体之间发生零星冲突的唯一地方。

¹¹⁸ 基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安全组织、中非共和国事实与数字数据库，可查阅 <http://www.ngosafety.org/keydata-dashboard/>。

¹¹⁹ 还有其他方面得出的类似结论，如 Human Rights Watch, “They Said We Are Their Slaves”: Sexual Violence by Armed Groups in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5 October 2017)。

¹²⁰ 与 Paul Am élie Moyenzo 上尉、快速预防和打击对妇女儿童性暴力行为混合部队负责人的会晤，2017 年 8 月 9 日。

135. 自 2017 年 6 月,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代表都参与了一项停火协定的谈判以停止当前的战斗。¹²¹ 2017 年 10 月 9 日的 Ippy 协议(附件 5.1)便是这些努力的结果, 旨在调和各团体主要是经济上的利益竞争。然而该协议并未能实现 Abdoulaye Hissène 和努尔丁·阿达姆所推崇的军事和政治统一。

Ippy 协议: 再一次的统一尝试?

136.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领导人 Ali Darassa 和列名个人 Abdoulaye Hissène 是 2017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日在 Ippy(瓦卡省)举行的会议的发起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班巴里-布里亚公路的行动自由并在即将到来的旱季之前重新开放季节性转移放牧的走廊。该走廊因为不安全, 被实际关闭了将近一年。

137. 协议的签署人还有共和人士联盟领导人 Gaetan Boadé 的一名代表, 该联盟是 2017 年 8 月 26 日在班巴里成立的一个“反砍刀”组织运动。Boadé 在建立共和人士联盟之前, 是“反砍刀”组织的 Nga ãsona 协调小组的前成员, 自 2014 年以来一直与 Ali Darassa 的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作战, 并于 2016 年 3 月加入了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S/2017/639, 第 60 段)。共和人士联盟控制着 Ndassima 金矿, 并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分子合作, 控制了 Ippy 周围的道路轴心, 这里是商业交易和季节性转移放牧的必经之路(见附件 5.2 地图)。

季节性转移放牧: 瓦卡省和上科托省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138. 2013 年开始的目前这次危机已经改变了该国季节性转移放牧的势态, 并使瓦卡省成为中非共和国畜牧经济的主要中心。¹²² 瓦卡省三个主要的农村牲畜乡镇是 Baidou、Maloum 和 Bokolobo(附件 5.2)。¹²³ 正如 Ippy 协议所预见的, 重新对这些城镇开放季节性转移放牧走廊, 通过非法设置路障征税、牧民支付安保费和征收牲畜贸易税, 为签署协议的各武装团体创造重要收入。

中非争取和平联盟生存的至关重要的协议

139. 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中提供资料, 说明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目前为打击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和同事维持几个军事前线所面临的困难(S/2017/639, 第 73 至 75 段)。2017 年 8 月,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在上姆博穆省和巴塞科托省的几处关键阵地被自卫团体攻占(见第 105 段)。¹²⁴ 班巴里-Alindao-Gambo 轴线是重要的补给线和设置检查站的重要收入来源, 这里的日益不安全给争取中非和平联盟造成了额外压力。在这方面, 如 Ippy 协议所预见的, 班巴里-布里亚轴线的重新开放, 为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提供了一条新的补给线。

¹²¹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7 年 9 月 30 日, 班吉。

¹²²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丹麦难民理事会和天主教救济会, 联合访问团的报告, “Situation de la transhumance et étude socioanthropologique des populations pastorales après la crise de 2013-2014 en République centrafricaine” (2015 年 3 月)。

¹²³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7 年 9 月 25 日, 班吉。

¹²⁴ 机密报告, 2017 年 8 月 6 日和 19 日。

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不明朗的改组¹²⁵

140. Ippy 协议也具有政治层面。在 Ippy 会议之后，受制裁的个人努尔丁·阿达姆发表了一份公报，确认 Abdoulaye Hissène 作为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并任命 Ali Darassa 作为他的副手(附件 5.3)。然而，2017 年 10 月 21 日争取中非和平联盟领导人拒绝了参与该委员会的指挥链，并确认了他对 Ippy 协议的承诺(附件 5.4)。

141. 在 Ippy 协议签署之前，中非爱国运动领导人 Mahamat Al-Khatim 将军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发表了一份公报，拒绝进一步参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并辞去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附件 5.5)。¹²⁶ 他很可能通过这一声明表示未能参与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关于 Ippy 协议讨论的不满。尽管如此，Al-Kathim 2017 年 10 月 10 日表示他愿意签署该协议。¹²⁷ 加入该协议，通过重新确定在中非爱国运动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二者影响地区之间的自由活动，有利于其经济利益(牲畜市场和税收、路障)。

142. 这一系列公报表明了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真正组织上的混乱以及前塞雷卡领导人作出的决定和联盟中经济因素的普遍程度。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拒绝参加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进程

143. 组建一个新的前塞雷卡联盟仍然是 Abdoulaye Hissène 和努尔丁·阿达姆的一个关键目标，二人都渴望加强该团体对目前政治进程的影响，并推动达成一项新的全方位协议(见第 60 段)。

144.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拒绝参加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和遣返进程试点项目，成为该团体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姿态，他们企图说服其他前塞雷卡派别重新考虑是否参与这一进程。¹²⁸ 根据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代表的说法，国家军队尚未准备好接纳前塞雷卡战斗人员，那些加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的人员将会冒着生命危险。国内治安部队正在进行的征聘和培训(见第 14 段)，并没接纳武装团体成员，被认为是政府企图加强军队，以便在军事上打败前塞雷卡。

布里亚：武装团体的城市

145. 布里亚(上科托省)市里几乎有中非共和国所有的主要武装团体的派别。自 2016 年 11 月以来该市经历了经常性的暴力事件，这里的局势表明了武装团体之间特别是前塞雷卡各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146. 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总部设在布里亚，聚集了除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之外的主要前塞雷卡派别，尽管后者也在布里亚(Gobolo 社区)。然而各武装团体正摇

¹²⁵ 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是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的军事分支，于 2016 年 10 月 18 日和 19 日在布里亚召开的联盟大会期间成立(S/2017/639，第 58 段)。

¹²⁶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3 日。

¹²⁷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11 日。

¹²⁸ 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9 月 30 日，班吉。

摇欲坠，使得委员会难以对各派系实施有效控制。委员会内部的主要分歧围绕着布里亚的 Abdoulaye Hissène(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隆加派)领导的隆加族群和 Damane 将军领导的古拉族群(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之间。在加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之前，古拉族群聚集在中非复兴爱国联盟内。

隆加/古拉族人重新对立

147. 古拉族和隆加族有着悠久的冲突历史。武装团体之间为争夺这些社区的代表权，经常发生冲突，包括在布里亚，民主力量团结联盟(古拉族)和争取正义与和平爱国者同盟(隆加族)，这两个后来参与缔造了塞雷卡的武装团体之间曾在2011年9月发生战斗(S/2011/739，第13段)。两个团体之间这一对抗和互不信任至今仍在，正如过去几个月发生的冲突明显是为了族裔利益。

各族裔之间因为紧张关系而导致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

148. 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强调说明了阿拉伯族裔和萨拉族裔的族裔领导人和武装团体领导人对于“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个人参加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的关切(S/2017/639，第62段)。他们关切这些大多来自班达族裔的人们使用的反穆斯林言论最终将导致对他们的攻击。2017年5月和6月，阿拉伯和萨拉族裔的武装分子与来自 Bakouma 的班达自卫团体发生了冲突。

149. 自那以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拒绝支持与 Abdoulaye Hissène 结盟的阿拉伯和萨拉分子，宁愿与班达的自卫团体协作。¹²⁹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削弱 Abdoulaye Hissène 领导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隆加派，他们指责后者操纵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以谋求 Hissène 的经济利益。¹³⁰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领导人也采取了仇视阿拉伯和萨拉族裔的立场，这让人想起其中一些人过去使用过的反富拉尼人言论(S/2017/639，第63段)。¹³¹

150. 布里亚的自卫团体正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的影响下开展活动。他们的领导人 François Plenga 又名 Bokassa 将军，2016年6月当选为布里亚县的区指挥官。¹³² 然而他的权力仍是脆弱，许多班达族裔成员想要对布里亚的前塞雷卡派别采取报复，¹³³ 认为 Bokassa 过于温和。¹³⁴ 据说 Maxime Mokom 接近各自卫团体的领导人，并企图将他们置于他的领导之下，但遭到了拒绝。他们坚持宁愿被视为自卫团体而不愿成为“反砍刀”组织分子。¹³⁵

¹²⁹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年10月8日，布里亚。

¹³⁰ 与 Aubin Issa Banda 将军的会晤，2017年10月6日，布里亚。

¹³¹ 与 Khalit Azor 将军的会晤，2017年10月6日，布里亚。

¹³² 与 Bokassa 将军的会晤，2017年10月6日，布里亚。

¹³³ 机密报告，2017年6月21日。

¹³⁴ 机密报告，2017年8月25日。

¹³⁵ 与 Bokassa 将军和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年10月6日至8日，布里亚。

Ippy 协议对布里亚的后果

151. 由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隆加派之间的战斗，古拉族领导人 Azor Khalit 被努尔丁·阿达姆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免去全国国防和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由 Ali Ousta 代任。尽管 Ali Ousta 是一位古拉族成员，但他没有军事背景，只在前塞雷卡内部拥有有限的合法性。¹³⁶ 因此，对他的任命将无助于古拉族和隆加族的和解，但却表明了古拉族在全国委员会内的影响被削弱了。

152. 在 Ippy 协议谈判中 Abdoulaye Hissène 并没有接触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通过不仅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而且还与 Gaetan Boadé 的共和人士联盟达成协议，后者包括了大量的班达人，Abdoulaye Hissène 试图排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并破坏其与班达人的联盟。

B.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建立平行行政结构

153. 收税是前塞雷卡派别特别是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建立平行行政结构的关键目标之一。FIT Protection 总经理 Christophe Gazam Betty 确认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继续在巴明吉-班戈兰省对所有经济活动征税(S/2017/639，附件 5.10)。他告诉专家小组说，2017 年初，Abdoulaye Hissène 要求 FIT Protection 因向 Gaskay 的石油勘探活动提供私营保安服务而应缴纳经济补偿(S/2016/1032，第 213 至 215 段)。由于他提出的财政条件不令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人满意，FIT Protection 在该团体战斗人员的压力之下被迫停止了业务活动。¹³⁷

154.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继续控制其影响地区的意图证明，努尔丁·阿达姆已表示了该团体强烈反对图瓦德拉总统最近对各省、县的任命部署(附件 5.6)。

155. 同样，在努尔丁·阿达姆倡议下，中非复兴人民阵线组织了 Sikiké (瓦卡加省)的青年培训课程，为维持平行行政机构开发所需的人力资源。2017 年 4 月 1 日至 4 日，该团体选定的 50 人参加了由一家名为 Althuraya 的苏丹咨询公司执行的公共行政和管理的能力建设课程(附件 5.7)。

C. 前塞雷卡派别控制地区的自然资源贩运

156. 非法开采矿产资源仍然是部署在中非共和国东部地区各武装团体的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包括前塞雷卡派别和现在某些情况下的“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武装团体主要通过非法征税和勒索手工采矿者和收集者或者提供安保服务继续获得收入(S/2017/639，附件 5.10；S/2015/936，第 126 至 129 段；S/2014/762，第 124 段)。

¹³⁶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8 日，布里亚。

¹³⁷ 与 Christophe Gazam Betty 的会晤，2017 年 4 月 8 日，班吉。

157. 主要的钻石来源地仍然是上科托省(主要是布里亚、萨姆万贾和亚林加),其次是瓦卡省和姆博穆省。也在巴明吉-班戈兰省开采钻石矿场,但规模不大。黄金主要来自在瓦卡省。

158. 这些地区的矿产继续通过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走私(S/2015/936, 第 133 和 134 段)。正如最近两次缉获所证明的,它们经陆路运输,也利用空运手段。

在班吉缉获的钻石(2017 年 6 月 30 日)

159. 2017 年 6 月 30 日,特别反欺诈股在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在 Patrick Kozungu-Yakangi 乘坐 Minair 航班从布里亚到达班吉的时候,没收了未经申报的 234.4 克拉钻石。

160. 在该股对其进行审讯期间,Kozungu-Yakangi 承认在布里亚购买了钻石并计划将其带到刚果民主共和国(附件 5.8)。

161. 两名手工采矿者认为 Kozungu-Yakangi 背叛了他们而前往班吉却没有分享收入,对其进行了控告,Kozungu-Yakangi 被捕。当前塞雷卡领导人 Abdoulaye Hissène 得知 Kozungu-Yakangi 被捕后,他向那两名手工采矿者提出了索赔要求,称在布里亚开展任何钻石活动都必须事先获得他的批准。¹³⁸

162. Kozungu-Yakangi 只在研究和调查科监狱关押了几天时间。该科和特别反欺诈股互相指责对方提早释放被告,妨碍了对这一案件进行适当调查。¹³⁹

在喀麦隆杜阿拉缉获钻石(2017 年 8 月 6 日)

163. 2017 年 8 月 6 日,Abadi Shouki 携带 21 克拉毛坯钻石在杜阿拉国际机场被逮捕(附件 5.9)。那一天,他先后乘坐 Lapara 和肯尼亚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布里亚飞到班吉,然后再到喀麦隆的杜阿拉。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当局告诉专家小组,Shouki 正计划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从杜阿拉飞往黎巴嫩,然后转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¹⁴⁰

164. 2017 年 5 月 8 日以来,由于一家购买公司 Sahr Diam 提出的上诉,Shouki 一直背负着布里亚地区法院检察官发布的逮捕令(附件 5.10)。Sahr Diam 的经理控告 Shouki 违约价值超过 1 亿非洲法郎(177000 美元),称 Shouki 从该公司借钱到该国西部购买钻石,但从未偿还他们。¹⁴¹

165. Abadi Shouki 是在布里亚登记的特许收集者,他在那里的几年里一直很活跃。专家小组注意到他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5 月在该市。2017 年 5 月,宪兵军

¹³⁸ 与机密消息人士和一名手工采矿者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7 日和 8 日,布里亚。

¹³⁹ 研究和调查科科长会晤,2017 年 8 月 5 日,班吉。与特别反欺诈股指挥官的会晤,2017 年 8 月 7 日,班吉。

¹⁴⁰ 在杜阿拉机场与海关关长的会晤,2017 年 9 月 11 日,杜阿拉。

¹⁴¹ 与矿业管理当局官员的会晤,2017 年 9 月 4 日,班吉。

官试图在布里亚对 Shouki 执行逮捕令，但未能逮捕他，Abdoulaye Hissène 指挥的战斗人员保护了他。¹⁴²

166. 虽然在喀麦隆杜阿拉没收 Abadi Shouki 的钻石价值相对微不足道(410 万非洲法郎，或 7300 美元)，但他在班吉和杜阿拉旅行期间收到的支持表明他属于一个更大的贩运网络。¹⁴³ 他从杜阿拉到班吉的机票据说是在当天上午由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在班吉机场购买的。¹⁴⁴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是一名前收集者，2016 年 5 月 28 日因持有未申报钻石在班吉机场被捕。(S/2016/1032，第 172 段，框 2)。

商业飞机运输矿物

167. 小型飞机是从布里亚等矿区运送未申报钻石到班吉的可取方式。飞机公司管理人员告诉专家小组说，只有机场管理当局有法律责任核实乘客是否携带未申报的矿物。¹⁴⁵

168. 在布里亚这样的地区，目前没有正式的机场管理当局，中非稳定团对其控制很有限，不对旅客进行适当的检查。因此任何飞往班吉的飞机都可能用来运送矿物至首都。¹⁴⁶ 手工采矿者或收集者可以在布里亚购买机票；¹⁴⁷ 有时，其中有些人通过勾结武装团体人员威胁机组人员得到好处并让他们登机。¹⁴⁸

169. 专家小组满意地注意到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已承诺提出准则建议，理顺和加强对商用飞机乘客手提行李中运送未加工黄金的管制(S/2017/672/Rev.1，第 110-112)。专家小组随时准备在这方面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问题专家组。

D. 前塞雷卡派系的武器和贩运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和中非爱国运动的武器和军火贩运

170.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和中非爱国运动的常规武器、军装、卫星电话、摩托车和汽车都配备良好(见 S/2015/936，第 163 至 164、173 和 174 段和 S/2017/639，第 64 段)。¹⁴⁹ 武装团体领导人携带手枪，专家小组早些时候没有看到。虽然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追查请求没有结果，哈提姆将军 2017 年 9 月 13 日向小组展示的手枪与中国制造的 QSZ-92-2 型手枪(9x19 毫米口径)(序

¹⁴²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8 日，布里亚。

¹⁴³ 喀麦隆媒体最初宣布缉获的钻石价值为 6.5 亿非洲法郎(110 万美元)。见 [错误:超链接引用无效。](#)

¹⁴⁴ 与在班吉机场工作的个人的会晤，2017 年 9 月 8 日，班吉。

¹⁴⁵ 与 Via Air、Lapara 和 Minair 航空公司管理人员的会晤，2017 年 9 月 6 日、8 日和 9 日，班吉。

¹⁴⁶ 与手工采矿者的会晤，2017 年 10 月 7 日，布里亚。

¹⁴⁷ 在 2017 年 9 月 15 日和 10 月 25 日给专家小组的两份函件中，被列名实体 Badica/Kardiam 的一家姐妹公司 Minair 否认在布里亚出售机票。许多消息来源，包括出售机票的个人，向专家小组确认了相反的信息。专家小组赴布里亚访问团，2017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日。

¹⁴⁸ 与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2017 年 9 月 10 日，班吉；2017 年 10 月 9 日，布里亚。

¹⁴⁹ 专家小组的武器数据库。在联合国存档。

号 S019461 03 236)的设计、特征、尺寸和材质相似。¹⁵⁰ 有人看到阿卜杜拉耶·侯赛因携带一把口径为 9x19 的土耳其造手枪(附件 5.11)。¹⁵¹

171. 在万达戈(纳纳-格里比齐省), 专家小组看到哈提姆将军和 Ali Zabadi 指挥的大约 65 名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战斗人员携带 AK 型突击步枪、机枪和冲锋枪以及装在车上的 12.7 毫米口径机枪(附件 5.12)。¹⁵²在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中非爱国运动控制下沿巴丹加弗、卡博和 Sido 之间的主干道以及在布里亚和恩代莱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武器。¹⁵³

172. 专家小组在其先前的报告中强调, 最重要的塞雷卡派系将军之一穆萨·阿西梅 2013 年一直在招募苏丹武装战斗人员和武器并将其引入中非共和国, 以支持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S/2017/639, 附件 5.9)。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领导人扎查里亚·达曼将军向专家小组证实了这一情况。¹⁵⁴ Moussah Assimeh 从苏丹的尼亚拉进行活动, 在那里他把武器装上穆哈马特·朱马将军的卡车。然后, 贩运者通过 Am Dafok、Tulu(Am Dafok 以南 120 公里处一个苏丹边界村)、万达贾莱(瓦卡加省)和 Ouadda, 将武器运送到货物最终目的地布里亚。¹⁵⁵ 据报道, 部分武器源于利比亚。¹⁵⁶

173. 2017 年 2 月, 达曼将军和一名苏丹商人达成价值 1200 万非洲法郎(21000 美元)的交易, 供应武器和弹药。¹⁵⁷ 据目击者说, 这些武器是通过 Tulu 和 Ouadda(上科托省)之间的道路用商业卡车运输的, 在这里达曼将军接收这些武器。由于他有利可图的税收制度, 因此能买得起(附件 5.13)。向达曼将军报告的伊萨·班达将军和亚速尔·卡洛特将军负责为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古拉派收购武器。¹⁵⁸

反偷猎努力和从前塞雷卡派系购买弹药

174. 如专家小组以前的报告所述, 过去偷猎和野生动物贩运为当地前塞雷卡派系部队提供了收入, 特别是在该国东北部和东南部(S/2014/452, 第 71 至 75 段, S/2015/936, 第 109 至 112 段和 S/2016/1032, 第 185 至 188 段)。来自苏丹的全副武装的偷猎者和游牧牧民继续在该地区活动, 特别是在欣科项目管理的欣科国家

¹⁵⁰ 会见·哈特姆, 卡加-班多罗, 2017 年 8 月 15 日。

¹⁵¹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2013 年 10 月 13 日。

¹⁵² 专家小组访问万达戈, 2017 年 8 月 15 日。

¹⁵³ 专家小组访问卡加-班多罗、卡博和 Sido, 8 月 11 日至 16 日。专家小组访问恩代莱和 Akoursoulbak, 10 月 17 日至 19 日。专家小组实地访问 Boda, 2017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日。

¹⁵⁴ 会见扎查里亚·达曼将军, 比劳, 2017 年 1 月 24 日。

¹⁵⁵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4 日和 10 月 20 日。机密文件, 2017 年 2 月 28 日。

¹⁵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4 日和 10 月 20 日。

¹⁵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4 日和 10 月 20 日。

¹⁵⁸ 同上, 还与 Issa Banda Obin 会晤, 布里亚, 2017 年 10 月 6 日。

公园内，¹⁵⁹ 以及在 Ecofaune 项目管理的巴明吉-班戈兰和 Manovo-Gounda-Saint Flores 国家公园北部。¹⁵⁹ 在欣科公园几次缉获的武器弹药显示，偷猎团伙配备了各种来源的 AK 型突击步枪以及冲锋枪和机枪。

175. 专家小组承认，野生生物保护项目需要额外的致命和非致命装备进行反偷猎活动(S/2016/1032, 第 188 段), 但是购买武器绝不能违反制裁制度。Ecofaune 项目告知专家小组, 从与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有关个人手中购买了 571 发弹药, 用于训练 26 名管理员候选人。¹⁶⁰ 这也得到其他来源的证实。¹⁶¹

176. 最后, 专家小组回顾, 培训管理员须遵守事先通知程序, 并强调招聘管理员必须认真进行, 因为保护项目是在武装团体控制下的地区开展活动。必须指出, 2017 年 6 月 11 日中非复兴人民阵线攻击 Bakouma 之后, 至少有 3 名欣科管理员加入了自卫组织。¹⁶²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武器和军火贩运

177. 专家小组在以前的报告中强调, 面对中非复兴人民阵线领导的联盟的压力,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收入和武器供应减少(S/2017/639, 第 73 至 75 段)。自卫团体 2017 年 8 月接管了 B éna 和 Satema(争取中非和平联盟主要贩运中心), 以及主要供应道路上经常发生冲突,¹⁶³ 严重打击了刚果爱国者联盟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获得武器和弹药的能力。(S/2016/1032, 第 143 至 149 段)。

178. 然而, 几次缉获以及专家小组获得的关于 Alindao 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战斗人员的资料表明, 该组织仍然充分装备了常规武器, 主要是 AK 型突击步枪、装在车辆上的火箭筒和 12.7 口径机枪,¹⁶⁴ 还有军服、卫星电话和车辆。¹⁶⁵

179. 在自卫团体刚刚接管贝马之前, 据报告刚果爱国者联盟增加了 12.7 毫米和 14 毫米弹药的进口量。¹⁶⁶ 一名刚果爱国者联盟领导人告诉专家小组, 该组织继续启动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南苏丹联系, 通过 Djema-奥博-zemio-姆博基主干道利用放牧人的道路将武器运到 Alindao。¹⁶⁷ 他还宣布, 他们从 Alindao-Gambo 主干道上自卫团体战斗人员尸体上找到了 AK 型突击步枪和 AK-47 步枪弹药筒。¹⁶⁷

¹⁵⁹ 专家小组访问 Chinko Park,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6 日。专家小组获得的机密文件, 2017 年 5 月。与 Chinko 项目主任会晤, 2017 年 4 月 12 日和 10 月 13 日。

¹⁶⁰ 与 Ecofaune 的会晤, 班吉,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16 日。

¹⁶¹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1 日。

¹⁶² Chinko 项目的来文, 2017 年 7 月 9 日。与 Chinko 项目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1 日。

¹⁶³ 机密文件, 2017 年 9 月 14 日和 15 日和 10 月 13 日。

¹⁶⁴ 专家小组的武器数据库。另见 S/2015/936, 第 69 段和 S/2017/639, 附件 5.15。

¹⁶⁵ 专家小组从秘密来源获得的照片, 2017 年 10 月 18 日和 31 日, 在联合国存档。机密文件, 2017 年 3 月 22 日。

¹⁶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和目击证人会晤, 班吉, 2017 年 9 月 21 日。

¹⁶⁷ 与刚果爱国者联盟领导人会晤, 班巴里, 2017 年 9 月 19 日。

180. Kouango、Mobaye、Zémio、Obo 和 Djema 都位于乌班吉河沿岸，是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声称要保护的武装富拉尼族人重新装备的新主要切入点。¹⁶⁸ 2017 年 8 月 7 日，刚果民主共和国下韦莱省国防和安全部队逮捕了一个携带装有军用弹药的 6 个 20 升容器的人。¹⁶⁹ 贩运者打算在 Zémioand 方向跨越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将弹药转给在 Alindao 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接触的武装富拉尼族人。专家小组要求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局提供有关这一具体缉获情况的进一步细节，但是在撰写本报告时尚未得到答复。

E. 前塞雷卡派系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在瓦姆省攻击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

181. 本报告所述期间，巴丹加弗-Kabo-Moyenne-Sido 主干道(瓦姆省)一直是攻击平民和人道主义人员的热点。¹⁷⁰

182. 2017 年 7 月 29 日，在哈提姆将军手下的前塞雷卡派系战斗人员与巴丹加弗的“反砍刀”组织战斗期间，包括非政府组织住所和办公室在内的一些房屋遭到劫掠和破坏(附件 5.14)。据报告，至少 10 000 人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医院、5 000 人在教堂、6 000 人在中非稳定团驻地周围、3000 人在城镇不同地点躲避。2017 年 8 月 5 日，雷奈·朗加上校和他的“反砍刀”组织人员拦截和抢掠了一个人道主义车队。¹⁷¹

183. 2017 年 8 月 25 日，在巴丹加弗，雷奈·朗加上校、区指挥官“Gaba”和 Zomboro 领导的“反砍刀”组织一方，与另一方哈提姆将军领导下的中非爱国运动发生冲突，又导致一大批人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止提供。¹⁷²

184. 2017 年 9 月 7 日，“Kader”领导下来自巴丹加弗的中非爱国运动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人员，绑架了 3 名人道主义工作者(2 名来自国际非政府组织，1 名来自国家非政府组织)，指控他们与“反砍刀”组织同谋。他们释放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但杀死了当地非政府组织成员。¹⁷³

185. 同一天，雷奈·朗加的人员和哈提姆将军的人员又发生冲突，造成 5 名平民死亡。一些受害者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医院内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因此，人道主

¹⁶⁸ 机密文件，2017 年 10 月 11 日。与刚果爱国者联盟政治顾问的电话会谈，哈桑 Bouba，2017 年 11 月 2 日。

¹⁶⁹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班加苏，2017 年 9 月 23 日。

¹⁷⁰ 专家小组访问巴丹加弗、卡博和 Moyen Sido，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 9 日。专家小组数据库，2017 年 1 月至 10 月。

¹⁷¹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6 日和 7 日。

¹⁷² 专家小组保密消息人士的信函，2017 年 9 月 4 日和 5 日。

¹⁷³ 专家小组与保密消息人士的信函，2017 年 9 月 8 日和 10 日。

义组织决定除医院外暂停在该地区的活动。丹麦难民理事会大院也遭到雷奈·朗加团体的有关联人员的袭击和抢劫。¹⁷⁴

186. 在卡博(瓦姆省), 专家小组注意到, 当地居民持续受到 Mahamat Halu 领导下中非爱国运动和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人员的威胁, Mahamat Halu 是该城市事实上的管辖当局。¹⁷⁵ 中非稳定团 2017 年 4 月从卡博撤出, 代之以中非特派团每两周巡逻一次, 给武装团体留下了填补的安全真空, 又对人道主义人员向平民提供支持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¹⁷⁶

187. 来自乍得的中非回返者告诉专家小组, 他们必须贿赂乍得边境官员才能返回中非共和国。由于 Moyenne-Sido 和 Kabo 许多非政府组织暂停活动,¹⁷⁷ 回返者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附件 5.15)。

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和占领学校

188. 各种前塞雷卡派系武装团体继续侵犯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例如, 2017 年 9 月中旬以来,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人员占领了 Djiboussi 村学校(瓦卡省)。¹⁷⁸ 中非爱国运动当地领导人“Djibreen”指挥下的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中非爱国运动人员从 2017 年 9 月中旬至 10 月 13 日占领了 Kamba-Kota 主干道(瓦姆省)上的 Saragba 小学。¹⁷⁹ 中非爱国运动离开学校后, “反砍刀”组织人员后来占领了学校。¹⁸⁰

189. 2017 年 9 月 14 日, 刚果爱国者联盟在班巴里释放了 60 名儿童兵, 9 月 23 日, 中非复兴人民阵线和中非爱国运动在加贺班多罗释放了 74 名儿童, 包括 48 名女童。¹⁸¹ 但是, 这两个武装团体以及其他武装团体都继续在该国各地区使用儿童兵(S/2017/639, 附件 8.6)(附件 5.16)。

¹⁷⁴ 机密报告, 2017 年 9 月 8 日至 10 日。专家小组与保密消息人士的信函, 2017 年 9 月 8 日和 10 日。

¹⁷⁵ 专家小组访问巴丹加弗、卡博和 Moyen Sido, 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 2017 年 8 月 12 日和 13 日。当地人还提到区副指挥官 Anur Mussa, 是该城镇的主要破坏者之一。

¹⁷⁶ 专家小组访问巴丹加弗、卡博和 Moyen Sido, 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机密报告, 2017 年 6 月 9 日。专家小组数据库,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

¹⁷⁷ 机密报告, 2017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会见人道主义人员和当地民众, Kabo, 2017 年 8 月 12 日。

¹⁷⁸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5 日和 12 日。

¹⁷⁹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13 日和 16 日。

¹⁸⁰ 机密报告, 2017 年 10 月 20 日。

¹⁸¹ 机密报告, 2017 年 9 月 15 日、20 日和 25 日。

六. 西北部的暴力：争取控制与牲畜有关联的主干道和收入的争斗

A. 季节性转移放牧：武装团体有利可图的生意

190. 中非共和国西北部瓦姆-彭代和纳纳-曼贝雷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喀麦隆和乍得的经济往来。包括牲畜在内的大量商品在三国之间转运。从历史上看，季节性转移放牧一直是该国这个地区重要的收入和冲突来源。¹⁸²

191. 当前危机爆发以来，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冲突逐年愈演愈烈。¹⁸³ 武装团体战斗人员人数和武器数量都逐渐增加，他们参与季节性转移放牧和与牲畜有关的活动，造成暴力和报复的循环。为了控制主干道，进而为分享包括牲畜市场在内的该地区所有经济活动，这个地区的武装团体相互合作或竞争(S/2014/762, 第 144 段)。这些组织还通过为各自控制地区的牧民提供安保获得收入。

192. 目前在西北地区有 4 个武装团体：由巴哈尔将军领导的中非爱国运动的一个分支、其盟友革命与正义组织、西迪基将军的 3R 组织、在布阿尔的恩达雷兄弟控制下的“反砍刀”组织。¹⁸⁴

193. 对于这些组织来说，检查站是重要的收入来源。¹⁸⁵ 例如，在 Mbaiboum(喀麦隆北部省)购买 50 头牛的所有者不得不通过武装组织的检查站，支付 800000 至 100 万非洲法郎(1800 至 2000 美元)，才能到达并在布阿尔市场上出售(见附件 6.1 中地图)。¹⁸⁶

B. 巴哈尔将军的中非爱国运动分支

巴哈尔将军：中非爱国运动内部的独立行为者

194. 瓦姆-彭代省的中非爱国运动武装团体似乎独立运作，与其所在系统没有任何关系。巴哈尔将军声称，他不受哈提姆将军的指挥。¹⁸⁷ 这表明，中非爱国运动越来越像一个独立领导人网络，指挥不同地区的人员，与该组织在班吉的政治局接触有限。2017 年 1 月，该组的政治和军事分支正式分裂(S/2017/639, 第 59

¹⁸² 国际危机组织，“中部非洲畜牧业的安全挑战”，报告 No. 215/Africa(2014 年 4 月 1 日)。可查阅 <https://www.crisisgroup.org/africa/central-africa/security-challenges-pastoralism-central-africa>。

¹⁸³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执行摘要”(2017 年)。见 <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operations/central-african-republic/document/rca-ocha-executive-summary-hrp-2017>。

¹⁸⁴ 专家小组访问瓦姆-彭代省，2017 年 8 月 11 日至 14 日。

¹⁸⁵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Bocaranga, 2017 年 8 月 12 日。对牲畜征税的收入估计数，又见 S/2015/936, 第 170 至 172 段。

¹⁸⁶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Bocaranga, 2017 年 8 月 12 日。关于检查站的更广泛分析，见 Peer Schouten 和 Soleil-Parfait Kalessopo “中非共和国路障的政治经济学”(国际和平信息服务所和丹麦国际研究所，即将出版)。

¹⁸⁷ 与 Bahar 将军会晤，Bang, 2017 年 8 月 11 日。

段)。他们最终没有发表正式声明就联合了，尽管它们目前互动仍然有限，在政治和行动目标方面仍然存在分歧。¹⁸⁸

巴哈尔将军对战略地区和主干道的控制

195. 2016年5月以来，通过与革命与正义组织(S/2016/1032，第202至204段)的合作，巴哈尔将军在保瓦周边地区建立了据点。他在该城市附近建立了一个牲畜市场，并控制了保瓦和乍得边界之间公路主干道，从而为来自乍得的牲畜创建了安全走廊。巴哈尔将军告诉专家小组，他现在打算在恩冈达耶市(瓦姆-彭代省)复制这种模式。¹⁸⁷

196. 尽管巴哈尔将军声称他的意图是要建立一个难民回返的安全区，但其最终目标实际上是控制喀麦隆-邦-恩迪姆-保瓦的主干道。2017年7月10日，巴哈尔手下的武装人员占领了邦这个地方，这是季节性转移放牧路上的一个关键地点。因此，喀麦隆当局关闭了边界，切断了进入 Mbaiboum 市场的道路，到9月底才重新开放。中非稳定团最终在2017年10月10日从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联盟手中获得对邦的控制(见第213段)。

197. 只有最有影响力的乍得牲畜所有者(所谓 *supérieurs*)才能让其牛群跨越乍得与中非共和国仍然正式关闭的边界。¹⁸⁹ 巴哈尔将军接纳来自乍得的牲畜并提供安保，¹⁸⁷很可能表明他与所有者有联系。

C. 3R 组织：季节性转移放牧暴力特性的产物

198. 3R 组织是一个基于社区的武装团体，完全由富拉尼人组成，其战斗人员充分配备了 AK 型突击步枪和军服(附件 6.2)。3R 组织领导人西德基将军声称有三个优先事项：(a) 保护富拉尼人并结束对族群的歧视；(b) 流离失所者的回返；(c) 建立一个季节性转移放牧国家框架。¹⁹⁰

199. 像其他组织一样，3R 组织的动机是控制主干道和收取相关收入。该组织控制着 Ydéwa-Sang é III 和尼埃姆-Besson 主干道，并设立了几个检查站，以收取喀麦隆与尼姆-耶雷瓦农村牲畜繁殖社区之间的税收。¹⁹¹

200. 几个消息人士告诉专家小组，3R 组织和刚果爱国者联盟之间可能存在联系而且加强了合作，3R 组织可能招募刚果爱国者联盟战斗人员。¹⁹²

201. 3R 组织在班吉参与多种政治进程，但由于后勤限制和缺乏代表，因此在首都参加会议有困难。2017年8月22日，“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据报告杀死了

¹⁸⁸ 与 Abel Balenguele(MPC)会晤，班吉，2017年10月1日。

¹⁸⁹ 与在 Goré 地区的机密消息人士的会晤，恩贾梅纳，2017年9月13日。

¹⁹⁰ 与 Sidiki 将军的会晤，纳纳-曼贝雷省 Yelewa，2017年8月13日。

¹⁹¹ 机密报告，2017年4月7日。

¹⁹² 专家小组访问纳纳-曼贝雷省和瓦姆-彭代省，2017年8月9日至16日。

Patrice Adama, 他是 3R 组织在班吉解除武装、复员、遣返和重返社会咨询和监测委员会的代表。¹⁹³

D. “反砍刀”组织和犯罪网络的形成

202. 在瓦姆-彭代和纳纳-曼贝雷省喀麦隆边界附近进行活动的“反砍刀”组织由恩达雷兄弟(马塞尔、阿杜马和易卜拉欣)掌管。三兄弟直接控制“反砍刀”组织在纳纳-曼贝雷省的行动,对博卡兰加(瓦姆-彭代省)的“反砍刀”组织有很大影响。

布阿尔的“反砍刀”组织:恩达雷兄弟是犯罪组织的头目

203. 恩达雷团体台面上是 Nga ĩsona 协调处的一部分,但似乎独立行事。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布阿尔牲畜市场,来自检查站的税收,以及偷盗富拉尼族牧民的家畜(附件 6.1)。

204. 恩达雷兄弟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对博卡兰加-布阿尔主干道的控制,在这里建立了检查站,以收税并限制富拉尼人出入布阿尔。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据报告恩达雷兄弟在该地区偷了大约 4000 头牲畜,导致 3R 组织的一系列报复行动,目标针对平民。¹⁹⁴

205. 恩达雷兄弟得益于地方当局的共谋,有时得到其支持,地方当局迄今一直保证他们不受惩罚。马塞尔·恩达雷 2015 年从恩加拉巴监狱越狱,从未再次被捕。在班吉的国家当局也倾向于尽量缩小这一组织构成的威胁,认为 3R 组织是该地区平民受到威胁的主要来源。¹⁹⁵

206. 2017 年 9 月 18 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一个排部署到布阿尔,以对付武装团体的活动。9 月 19 日发生的一场冲突涉及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恩达雷兄弟,显示恩达雷兄弟不愿意让挑战他们经济利益的国家权力得到重建。¹⁹⁶

瓦姆-彭代省的“反砍刀”组织:效忠恩达雷兄弟

207. 瓦姆-彭代省“反砍刀”组织的组织结构不佳,主要装备是土造步枪,但有很强的动员当地青年的能力,他们由于难以进入由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和 3R 组织控制的喀麦隆边界而感到沮丧。

208. 瓦姆-彭代省“反砍刀”组织声称正在为恢复自由出入喀麦隆边界而斗争,然而,他们大多参与了针对 3R 组织阵地的行动。这表明他们成了恩达雷兄弟打击西迪基组织的工具。在恩达雷三兄弟中,易卜拉欣·恩达雷在组织和协调行动

¹⁹³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30 日。

¹⁹⁴ 与秘密消息人士会晤,班吉,2017 年 9 月 24 日。

¹⁹⁵ 与政府成员的会晤,班吉,2017 年 10 月 2 日。与议员的会晤,班吉,2017 年 8 月 3 日。

¹⁹⁶ 机密报告,2017 年 9 月 20 日。

方面发挥的作用最重要。据报告，他于 2017 年 8 月初在博卡兰加，约有 50 名男子为当地的“反砍刀”组织提供后勤支援。¹⁹⁷

E. 季节性转移放牧：一个需要在几个层面解决的问题

209. 上述冲突的性质表明有必要在地方、国家和区域各级解决季节性转移放牧问题。虽然需要不同省份的行为体达成协议来降低暴力程度，但任何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区域行为体的参与。

210. 季节性转移放牧问题在区域论坛上讨论过，例如 2017 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在雅温得举行的联合国中部非洲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第四十四次部长级会议期间。然而，专家组注意到，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和乍得在季节性转移放牧问题上的现有合作比较薄弱。

F. 西北部暴力的人道主义影响

211. 专家组中期报告(S/2017/639, 第 119 至 122 段)叙述的西北地区的人道主义状况，由于在该地区活动的所有武装团体(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反砍刀”组织和 3R 组织)的行动继续恶化。

境内流离失所者

212. 持续战斗不断造成人口流离失所。例如，2017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期间，3R 组织在尼姆和博卡兰加发动一系列新的袭击，¹⁹⁸ 据报道有 2000 多名平民流离失所。巴哈尔将军的中非爱国运动在 Banghas 的行动迫使 3000 多名新的境内流离失所者 2017 年 7 月 10 日以来在中非稳定团和当地教堂避难。¹⁹⁹

213. 2017 年 10 月 7 日中非稳定团“Damakongo”行动期间，特派团将 3R 组织赶出了博卡兰加，并在尼埃姆派驻人员，以对抗西迪基在该地区不断增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尼埃姆-Yongo 主干道上。这次行动还延伸到邦，迫使巴哈尔的人离开这个城市，并促成许多平民返回。例如，在邦，大约 1500 名境内流离失所者 2017 年 10 月 13 日返回家园。²⁰⁰

袭击人道主义人员和占领学校

214. 2017 年 6 月 22 日，巴哈尔将军领导的中非爱国运动扣押了保瓦附近国际移民组织的一辆卡车，要求给钱才放行。²⁰¹

215. 2017 年 7 月 24 日，“反砍刀”组织人员为了报复中非稳定团先前逮捕其一名战斗人员，在 Pakale(博卡兰加以北 10 公里)绑架了丹麦难民理事会 4 名人道主

¹⁹⁷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晤，Bocaranga, 2017 年 8 月 12 日。

¹⁹⁸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29 日至 31 日、9 月 5 日至 19 日和 10 月 7 日。

¹⁹⁹ 机密报告，2017 年 7 月 11 日。

²⁰⁰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14 日。

²⁰¹ 机密报告，2017 年 6 月 24 日。

义工作者。虽然谈判之后人道主义工作者最终获释，但战斗人员在博卡兰加继续骚扰中非稳定团和人道主义行为体，要求释放他们被拘留的同事。²⁰² 2017年9月23日以及10月3日，博卡兰加的非政府组织因不断遭到袭击而暂停活动。²⁰³

216. 2017年9月22日，中非爱国运动/革命与正义组织联盟人员占据了瓦姆-彭代省 Mann 村(Ngaoundaye 西南 10 公里)的一所学校。²⁰⁴

冲突中的性暴力

217. 2017年5月3R组织占领尼埃姆和2017年9月占领博卡兰加期间，西迪基将军的一些人员据报告对妇女和女孩实施强奸。²⁰⁵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刑事调查。巴哈尔将军的中非爱国运动人员在保瓦和邦地区所犯指称性暴力的一些案件情况也是这样。²⁰⁶

七. 国家权力缺乏以及武装团体参与贩运：该国西部的情况

218. 正如 2017-2021 年国家恢复和建设和平计划显示，²⁰⁷ 中非共和国政府将恢复国家权力作为其主要优先事项之一。通过重新部署行政机构，政府除其他外希望制止武器和自然资源贩运，以便国家能够增加税收。

219. 但是，迄今为止，在恢复国家权力方面取得的进展甚微，在该国北部和东部地区尤其如此，其中包括国家控制一直非常有限的地区。在班巴里启动了一个试点项目，该地于 2017 年 2 月被宣布为无武装团体区(S/2017/639，第 53 段)，那里正在逐渐重新部署一些公职人员。但在班巴里以外地区，前塞雷卡派系通过设立并行行政机构继续阻止国家权力的恢复(第 153-155 段)。

220. 虽然西部地区没有激烈的战斗，也没有武装团体公开反对恢复国家权力，但是西部的进展也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武装团体利用国家当局的薄弱并有时与其共谋，继续开展贩运，尤其是贩运自然资源、武器和弹药。

A. 该国西部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及其对安全的影响

钻石和黄金的官方贸易逐渐增加

221. 2015 年 6 月，金伯利进程决定允许部分恢复毛坯钻石贸易(S/2016/694，第 106-111 段)，自那时以来，五个市(Berberati、Boda、Carnot、Gazi 和 Nola)被宣布为“守规”，从而使这些地区采购的钻石可以出口。此后，中非共和国的

²⁰² 机密报告，2017 年 7 月 25 日和 26 日。

²⁰³ 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2 日至 7 日，以及中非共和国国际非政府组织协调委员会新闻稿，“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在平民大规模流亡之后搬迁到 Bocaranga(RCA)”(班吉，2017 年 10 月 4 日)。

²⁰⁴ 机密报告，2017 年 9 月 22 日。

²⁰⁵ 机密报告，2017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和 9 月 3 日至 9 日。

²⁰⁶ 机密报告，2017 年 8 月 22 日和 9 月 13 日至 14 日。

²⁰⁷ 可查阅 https://eeas.europa.eu/sites/eeas/files/car_main_report-a4-english-web.pdf。

出口逐渐增加。2017年1月1日至7月31日，出口了38 732克拉，远远高于2016年全年水平(11 571克拉)，但明显低于危机前的水平。²⁰⁸ 2012年的钻石出口达到365 882克拉。

222. 目前，共有16家商行得到当局批准，可以买卖毛坯钻石和黄金。有几家商行从未进行过任何毛坯钻石出口，令人对其活动性质和透明度产生怀疑。

223. 官方的黄金贸易也逐渐增加。2016年全年出口为28.3公斤，而2017年1月至8月的出口量达到83.5公斤。²⁰⁸

符合金伯利进程的“守规”市的情况逐步改善

224. 安全理事会第2339(2017)号决议要求专家小组与中非共和国金伯利进程监测小组合作，向安全理事会第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报告恢复贸易是否破坏中非共和国的稳定或是否让武装团体受益。

225. 2017年8月，专家小组访问了贝贝拉蒂和Sosso-Nakombo市。专家小组评估认为，被宣布为守规的市的情况好于邻近地区，无论是安全状况和经济活动恢复情况均如此，这与2016年最后报告和2017年中期报告(S/2016/1032，第230-238段和S/2017/639，第126段)的结论相符。特别是，专家小组没有发现守规区内有武装团体参与钻石贸易的任何证据。

226. 专家小组在这些地区注意到的积极动态可归因于几个因素。首先，中非共和国当局在这些地区的存在较为强大，²⁰⁹ 有时还有中非稳定团较强的存在，这有助于创建一个更有保障的安全环境。其次，由金伯利进程三方监测小组运作的国际监督要求该部门各行为体，尤其是商行，确保其供应链不包括与武装团体有关的个人。²¹⁰ 第三，从该地区采购的钻石可以出口，推动了穆斯林收购商以及发挥传统投资者作用的商行逐渐返回，进而促进了这一部门的活动。

有关穆斯林群体行动自由的问题

227. 尽管国家当局仍需要做出努力，以确保穆斯林群体在被宣布为符合金伯利进程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²¹¹ 但是邻近地区的情况甚至更令人担忧。贝贝拉蒂的守规区的情况与Amada-Gaza(贝贝拉蒂西北130公里)、Gamboula(贝贝拉蒂以西73公里)和Sosso-Nakombo(贝贝拉蒂以南57公里)的情况形成对比。专家小组注意到贝贝拉蒂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包括来自上述其他地区的一些寻求庇护者。²¹²

²⁰⁸ 中非共和国官方出口数据(在联合国存档)。

²⁰⁹ 2017年11月初，中非稳定团部队被部署在Nola、Carnot和Berberati。在专家小组访问时(2017年6月)，Boda也部署有部队，但此后已撤离。

²¹⁰ 根据2015年6月恢复出口业务框架，金伯利进程三方监测组审查了所有拟运输货物的文件。可查阅：<https://kimberleyprocess.com/en/2015-administrative-decision-car>。

²¹¹ 附件7.1载有针对Sosso-Nakombo和Berberati穆斯林人事件的清单。

²¹² 2017年8月1日和3日在贝贝拉蒂与宗教领袖和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228. 在专家小组访问 Sosso-Nakombo 期间，穆斯林社区成员报告了多起骚扰和恐吓事件。一些穆斯林代表表示，他们往往需要付钱获得保护服务才能前往城外，尤其是去矿址。²¹³ 一名穆斯林商人向专家小组表示，他从 Nola 来时由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一名官员护送，并因此向这名官员支付了保护费。穆斯林回返者报告说，一旦返回 Sosso，他们就要向当局报告，否则将被罚款，或者更糟糕的是被逮捕。有鉴于此，一些人仍然不愿意在该地区永久定居，因此将其家人留在了喀麦隆。²¹⁴

武装团体参与采矿活动

229. 专家小组收集的证据显示，在守规区以外的钻石开采活动，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黄金开采活动仍是西部武装团体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在下文所述的所有情况中，武装团体因为有以官方以外身份行事的当局代表与其同谋而获益。

瓦姆省的“反砍刀”组织和金矿

230. 专家小组在中期报告中介绍了最近发现的 Koro Mpoko “Wili” 金矿的情况(S/2017/639, 第 94-98 段)。尽管政府开展了宣传，²¹⁵ 但是地方当局对矿址活动的控制依然很少，从那里采购的大部分黄金继续被走私到喀麦隆。目前，一些手工采矿者支付正式许可费，但是矿址的大多数行为体，包括一些非正规商行继续非法行动。²¹⁶ 曾被临时部署在 Wili 矿址的特别反欺诈股人员已经离开。事实上，与地方和国家当局有关的人自己就参与黄金贩运，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对该矿址活动进行国家控制方面缺乏进展。

231. “反砍刀”组织成员继续管理该矿址，并发挥非正规安全部队的作用(附件 7.2)。目前，更多的宪兵和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出现在 Wili 矿址，但是他们继续与“反砍刀”组织分子合作，其作用甚至被制度化，成为“安保辅助人员”。²¹⁷

232. 地方当局定期报告了在该矿址发生的相当数量的犯罪行为(强迫劳动和童工、法外杀害和强奸等)和贩运武器案件²¹⁸

²¹³ 2017 年 8 月 2 日在 Sosso Nakombo 与穆斯林社区成员、宗教领袖、一名宪兵军官和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¹⁴ 同上。另见附件 4.8 的一份喀麦隆难民营地图。

²¹⁵ 2017 年 9 月 14 日矿业、能源和水利部长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信。

²¹⁶ 2017 年 9 月 4 日在班吉与博桑戈阿地区一名收购商的会谈。2017 年 10 月 10 日在班吉与来自博桑戈阿的一名国内安全部队军官的会谈。

²¹⁷ 2017 年 10 月 5 日在班吉与 Koro Mpoko 议会议员的会谈。2017 年 10 月 10 日在班吉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¹⁸ 2017 年 5 月 9 日至 11 日在博桑戈阿和 Koro-Mpoko 与地方当局和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233. 据报在瓦姆省，尤其是在 Ben-Zembé (博桑戈阿东北 50 公里)和 Zere(布卡轴线，博桑戈阿以东 25 公里)发现了其他黄金采矿点。这些地区的“反砍刀”组织分子将为保证矿址安全而进行参与。²¹⁹

234. 博桑戈阿市是“反砍刀”组织的传统据点，也正成为新的黄金开采枢纽；因此，当局有必要设立一个矿业管理当局地区办事处，并在该地区部署特别反欺诈股的一个常设单位。

在 Sosso Nakombo 的黄金采矿点有“反砍刀”组织参与的私营保安

235. 在 Sosso-Nakombo，专家小组注意到一个名为 Camsona 的新成立的采矿合作社正在使用名为 Elite Sécurité RCA 的私营保安公司，该公司雇用了“反砍刀”组织成员，尤其是别名为“Dalé将军”的“反砍刀”组织前地区指挥官 Crépin Messamba(附件 7.3)。专家小组以前的报告就曾提及，弗朗索瓦·博齐泽总统卫队的一名前成员 Dalé将军参与了钻石活动(S/2015/936, 第 223 段和 S/2016/1032, 第 234 段)。Camsona 由 Sosso-Nakombo 市长 Eustache-Albert Nakombo 领导，与使用机械生产方式的外国投资者合作，开采 Sosso-Nakombo-Berberati 和 Gamboula-Berberati 轴线上的矿址。

236. 2016 年 11 月开始的合作社活动已引发了与许多当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当地人认为 Camsona 的运作违反国家采矿法规的几项规定。²²⁰ 当地人抱怨说，曾在这些矿址工作的手工采矿者得到的补偿不足，而且事实上该合作社的运作范围超出了其营业许可证所规定的范围。因此，发生了反对 Camsona 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在 2017 年 1 月至 2 月。²²⁰

237. Elite Sécurité RCA 中的“反砍刀”组织分子非法持有土制武器，而且 Camsona 合作社主席利用这些人来维护其利益并镇压抗议者。例如，2017 年 7 月，这家保安公司的武装分子阻止了矿业管理当局地区主任对 Camsona 矿址进行访问。²²¹

238. 2017 年 5 月，Eustache-Albert Nakombo 所担任的 Sosso-Nakombo 市市长职位被暂时撤销。前内政和公共安全部长 Jean-Serge Bokassa 告知专家小组，这项决定是基于以下三项考虑：²²² Camsona 参与贩运黄金；滥用职权；市长职位与涉及采矿的任何活动不符。²²³ 停职于 2017 年 9 月结束，目前 Nakombo

²¹⁹ 2017 年 10 月 5 日在班吉与 Koro Mpoko 议会议员的会谈。2017 年 9 月 4 日在班吉与一名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²⁰ 2017 年 8 月 2 日与秘密消息人士、Sosso-Nakombo 市长和代理市长的会谈。2017 年 8 月 4 日在班吉与矿业、能源和水利部官员的会谈。

²²¹ 2017 年 8 月 3 日在贝贝拉蒂与区域矿业局官员的会谈。

²²² 2017 年 10 月 2 日在班吉与 Jean-Serge Bokassa 的会谈。

²²³ 采矿法规第 48 条规定，任何国家代表均不得参与钻石部门的活动。

再次担任市长和 Camsona 主席的职位。矿业、能源和水利部长告知专家小组，该部的检查组正在对情况进行监测。²²⁴

239. Eustache-Albert Nakombo 向专家小组强调，合作社活动及其雇用的保安公司的活动是合法的。他还指出，雇用“反砍刀”组织前战斗人员是帮助他们重返平民生活的一种好办法。²²⁵

其他案件(Amada-Gaz、Pama、Sibut 和 Mbrès)

240. 在贝贝拉蒂执行任务期间，专家小组从包括别名为“Kempo”的“反砍刀”组织领导人 Kevin Padom 在内的多个消息来源得知，“反砍刀”组织分子控制着 Amada-Gaza(曼贝雷-卡代省)周边几个黄金和钻石矿址的进出。²²⁶ 这一地区的“反砍刀”组织部队由 Nice Dénowance 指挥，此人曾在贝贝拉蒂登记为手工采矿者(S/2016/1032，第 228 和 229 段)。

241. 专家小组在其中期报告中指出，穆斯林人的行动自由在 Boda 市的几个邻近地区受到限制(S/2017/639 第 126 段)。Pama 地区(翁贝拉-姆波科省)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里有“反砍刀”组织分子的存在，尤其是控制矿址进出的“Witte 将军”。当地安全部队官员以及矿业管理当局官员告知专家小组，来自 Boda 的议员 Maxime Bondjo 与“反砍刀”组织分子协作，从 Pama 地区采购钻石。²²⁷ 在与专家小组会面期间，Maxime Bondjo 否认了这种说法。²²⁸

242. 最后，据报“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控制了 Sibut(凯莫省)和 Mbrès(纳纳格里比齐省)周围黄金采矿点的进出。²²⁹

武装团体参与采矿活动及其对安全的影响

243. 许多参与采矿活动的“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更广泛的“反砍刀”组织运动之间没有关联。但是，他们对采矿活动的参与仍令人感到严重关切。采矿收入推动了地方武装民兵的建立，这些民兵可被具有更广泛政治议程的各行为体利用，这与专家小组 2017 年中期报告(S/2017/639，第 83-86 段)所述的调动模式相符。

244. 此外，上述一些人与更广泛的“反砍刀”组织网络有关联。Maxime Mokom 和他的兄弟 Kevin Padom 告知专家小组，Nice Dénowance 和 Crépin

²²⁴ 2017 年 10 月 2 日在班吉与矿业、能源和水利部官员的会谈。

²²⁵ 2017 年 9 月 9 日在班吉与 Eustache-Albert Nakombo 的会谈。

²²⁶ 2017 年 8 月 1 日在贝贝拉蒂与 Kevin Padom 的会谈。

²²⁷ 2017 年 6 月 10 日在 Boda 与安全部队的会谈。2016 年 10 月 2 日在班吉与矿业当局一名官员的会谈。

²²⁸ 2017 年 9 月 10 日在班吉与 Maxime Bondjo 的会谈。

²²⁹ 2017 年 10 月 1 日和 4 日在班吉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Messamba(别名“Dalé将军”)是其“反砍刀”组织协调小组成员。²³⁰ 一些活跃在 Wili 矿址的“反砍刀”组织分子也是 Nga ĩsona 协调小组成员(附件 7.4)。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对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努力的支持

245.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01(2016)号决议第 34(b)段,中非稳定团支持了 2017 年 8 月 12 日组织的一次会议,以进一步协调参与打击贩运自然资源的国家行为体,包括支持了有关设立一个汇集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矿业和水利部、林业部和农业部)的多层面协调机制的建议。该机制将承担拟订有关打击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行为国家战略的任务。专家小组欢迎中非稳定团在此方面的工作,因为这有助于加强国家努力。

246. 政府要求中非稳定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包括让稳定团承担支持国家当局重新控制矿址的任务。²³¹

B. 班吉和该国西部的武器、弹药和毒品贩运

247. 在喀麦隆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边界沿线的几次缉获行动显示,依然存在违反武器禁运和国家法律将武器和弹药贩运至中非共和国的情况。这种情况既及该国西部,也涉及班吉,尽管中非共和国武装和安全部队以及中非稳定团在首都都有大规模存在。

248. 一些驻班吉的政治家和军官往往只是指出前塞雷卡团体贩运活动的负面影响,却有意低估“反砍刀”组织类似活动的影响。²³² 此外,一些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在贩运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生产的猎枪弹药和毒品方面是共谋者,从而说明一些政客和军官默许了支持“反砍刀”组织和自卫团体的贩运活动。

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的弹药和土制武器被运至班吉,并被贩运至该国西部和中部

249. 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生产的猎枪弹药和土制猎枪(传统上被用于“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和自卫团体发动的袭击)是跨越乌班吉河或通过班吉的 Ouango 河港(第 7 区)和海滩港(第 1 区)经刚果民主共和国贩运的(S/2017/639, 第 92 和 93 段)。2017 年 7 月 11 日,海滩港海关大队查获了 13 个箱子,每箱装有 500 发刚果武器弹药制造公司生产的弹药,即共计 7 500 发弹药。²³³ 货物是由从刚果民主共和国 Zongo 出发的渔船贩运的(附件 7.5)。包括国家安全部

²³⁰ 2017 年 8 月 7 日在班吉与 Maxime Mokom 的会谈。2017 年 8 月 1 日在贝贝拉蒂与 Kevin Padom 的会谈。

²³¹ 2017 年 9 月 22 日图瓦德拉总统在大会的发言。

²³² 2017 年 9 月 26 日在班吉的秘密会谈。2017 年 9 月 8 日和 16 日以及 10 月 16 日和 23 日在班吉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³³ 2017 年 9 月 21 日专家小组在班吉海关办事处的检查。

队和国防部队在内的不同消息来源告知专家小组，一些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人员和总统卫队成员正与贩运者勾结。²³⁴

250. 正如专家小组经常指出，弹药箱内没有便于进行适当追踪的必要信息，如《中部非洲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和可用于制造、维修或组装此类武器的零部件公约》(《金沙萨公约》)第 14 条规定的独特批号和生产年份。9 月，班吉海关人员还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Zongo 的平底船上查获了几挺土制猎用来复枪。²³⁵

西部的弹药贩运和常规武器获取

251. 在喀麦隆和喀麦隆边界沿线的几次缉获和逮捕行动突出显示，依然有违反武器禁运将弹药贩运至中非共和国的行为，虽然喀麦隆当局采取了措施，即限制对现有零售商的猎枪弹药供应以及依然暂停在喀麦隆东部发放新的零售许可证(S/2015/936，第 211 段)。²³⁶

252. 2017 年 3 月 7 日，喀麦隆 Douala 的宪兵逮捕了一名前往喀麦隆 Garoua Boula i 的退休警官，此人持有至少 4 500 发猎枪弹药。²³⁷ 2017 年 5 月，喀麦隆当局告知专家小组，另一批没有详细说明了猎枪弹药被从喀麦隆贩运至中非共和国，并证实调查仍在进行。²³⁸ 2017 年 10 月 26 日，Beloko(瓦姆-彭代省)的警察逮捕了一名携带有 1 950 发猎枪弹药的弹药贩运者，这批弹药是在 Garoua Boula i 向喀麦隆国民购买的。²³⁹

253. 在 Bouar、Bocaranga、Bossangoa、Bouca 和 Batangafo 及其周边地区行动的“反砍刀”组织团体经常被看到携带常规军事武器，主要是 AK 型突击步枪和火箭榴弹(S/2017/639，第 90 和 91 段)。²⁴⁰ “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尤其是来自 Bouar 的战斗人员重新启用了西北部的贩运路线，并且主要在边境城镇 Garoua Boula i(喀麦隆)和 Ngaoundaye 出入。

254. 活跃在 Batangafo 的“反砍刀”组织分子定期前往布卡和博桑戈阿进行重新武装(附件地图 4.6)。²⁴¹ 2017 年 9 月 6 日，Boali 的宪兵逮捕了从博桑戈阿前往班吉的 2 名“反砍刀”组织分子，他们携带有两支 AK 型突击步枪、四个弹夹和弹药(附件 7.6)。²⁴² 其他在西部收缴的武器和弹药(虽然数量较少)以及

²³⁴ 2017 年 9 月 21 日和 10 月 12 日在班吉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³⁵ 2017 年 9 月 21 日与班吉海关署长的会谈。

²³⁶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雅温得与领土管理局一名官员的会谈。

²³⁷ 2017 年 3 月 27 日在纽约与喀麦隆常驻代表团的会谈。

²³⁸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雅温得与领土管理局一名官员的会谈。

²³⁹ 2017 年 11 月 3 日与中非共和国警察局长的电话交谈。

²⁴⁰ 2017 年 9 月 8 日的机密报告。

²⁴¹ 2017 年 8 月 11 日在 Batangafo 与秘密消息人士的会谈。

²⁴² 2017 年 10 月 14 日在 Boali 与领土防卫旅的会谈。

一些自愿的上交行为显示，虽然“反砍刀”组织战斗人员的主要装备依然是土制武器并使用猎枪弹药，但是其中一些人正试图将其武器升级。²⁴³ 专家小组继续开展调查，以查明向在西部活动的武装团体提供常规武器的供应商。

255. 附件 7.5 载有关于毒品和麻醉品贩运的资料。

八. 建议

256.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关于中非共和国的第 2127(201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a) 鼓励会员国和中非共和国最高级别国家当局根据第 2339(2017)号决议第 12 段规定，确保毫不拖延地冻结被列名个人和实体的所有资金、金融资产和经济资源(见第 35-45 段)；

(b) 鼓励中非稳定团收集并报告有关煽动族裔或宗教暴力行为和仇恨的信息，包括有关此种行为的任何借口，查明行为人或教唆者，并与国家和国际当局合作起诉被控告的行为人(见第 62-73 段)；

(c) 鼓励中非稳定团与地方当局合作，开展或支持地方调解努力，以期减少畜牧季移期间在瓦姆-彭代省和纳纳-曼贝雷省发生的暴力行为(见第 190-210 段)；

(d) 鼓励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等区域组织进一步将畜牧季移作为一个跨境的经济和区域安全问题来处理(见第 209 段)；

(e) 鼓励中非共和国当局采取必要措施，让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扩散和流通国家委员会投入运作(见第 31 段)；

(f) 鼓励邻国与中非共和国当局合作，根据《金沙萨公约》要求采取有效行动，打击武器和弹药非法流入中非共和国(见第 105-108、170-180 和 247-255 段)；

(g) 鼓励邻国依照区域和国际文书的要求，尤其是《金沙萨公约》有关弹药标记的第 14 条第 9 款的要求，确保在其境内生产的武器和弹药可以追踪(见第 250 段)；

(h) 鼓励中非稳定团继续支持制订和执行国家享有自主权的战略，以解决武装团体非法征税和开采自然资源的问题，并就此鼓励稳定团指定一名负责自然资源和金伯利进程相关问题的专职协调人(S/2015/936，第 247(m)段)(见第 245 段)；

(i) 鼓励中非共和国当局对已获得买卖毛坯钻石和黄金许可证，但从未进行任何出口的商行的活动进行适当核查(见第 222 段)。

257. 专家小组建议安全理事会在延长中非共和国境内制裁制度的下一份决议中列入有关煽动族裔或宗教暴力行为和仇恨并为此种行为辩护的个人和实体的指

²⁴³ 2017 年 10 月 11 日机密报告。2017 年 10 月 11 日 35 名“反砍刀”组织分子在贝贝拉蒂上交了武器和弹药。

认标准，并建议让中非稳定团承担就此方面向委员会报告的任务(见第 62 至 73 段)。
